#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可均校輯

## 甄鸞

鸞天和中爲司隷大夫有周天和年麻一卷七曜筭術二卷五經筭術一卷

### 笑道論 并啟

臣鸞啟奉敕合詳佛道二敎定其先後淺深同異臣不揆疏短謹具錄以聞臣竊以佛之與道敎迹不同出沒隱顯變通亦異幽微妙密未易詳度且一往相對佛者以因緣爲宗道者以自然爲義自然者無爲而成因緣者積行乃證守本則事靜而理均違宗則意勃而敎僞理均則始終若一敎僞則無所不爲案老子五千文辭義俱偉諒可貴矣立身治國君民之道富焉所以道有符書厭詛之方佛禁怪力背哀之術彼此相形致使世人疑其邪正此豈

大道自然虛寂無爲之意哉將以後人背本妄生穿鑿故也又道家方術以昇仙爲神因而誑惑偷潤目下昔徐福欺妄分國于夷丹文成五利妖僞于漢世三張詭惑于西梁孫恩搔擾于東越此之巨蠹自古稱誣以之匡政政多邪僻以之導民民多詭惑驗其書典卷卷自違論其理義首尾無取昔行父之爲人也見有禮于其君者敬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于其君者惡之如鷹鸇之逐鳥雀宣尼云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春秋傳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臣亦何人奉敕降問敢不實荅其道德二卷可爲儒林之宗所疑紕繆者去其兩端請從刪定案五千文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名爲道臣輒率下士之見爲笑道論三卷合三十六條三卷者笑其三洞之名三十六條者笑其經有三十六部戰汗上足心魂失守周天

和五年二月十五日前司隸毋極縣開國伯臣甄鸞啟

造立天地一

太上老君造立天地初記稱老子以周幽王德衰欲西度關與尹喜期三年後於長安市青羊肆中相見老子乃生皇后腹中至期喜見有賣青羊肆者因訪見老子從母懷中起頭鬢皓首身長丈六戴天冠捉金杖將尹喜化胡隱晉陽山紫雲覆之胡王疑妖鑄煑而不熱老君大瞋考殺胡王七子及國人一分並死胡王方伏命國人受化髡頭不妻受二百五十戒作吾形像香火禮拜老子遂變形左目為日右目為月頭為崑崙山髮為星宿骨為龍肉為獸腸為蛇腹為海指為五嶽毛為草木心為華蓋乃至兩腎合為真要父母臣鸞笑曰漢書云長安本名咸陽漢祖定天下將都雒邑因婁敬之諫乃歎曰朕當長安於此因爾名之周幽王未有何得老子預知長安與尹喜期乎又案三天正法混沌經云混沌之

始清氣爲天濁氣爲地便有七曜萬像之形其來久矣豈有化胡之後老子方變爲日月山川之類乎若爾者是則幽王之前天地未生萬物云何道經有三皇五帝三王乎然則天地起自幽王矣又造天地記云崑崙山高四千八百里上有玉京山大羅山各高四千八百里三山合則高一萬四千四百里又度說品云天地相去萬萬五千里計紫微宮在五億重天之上是則高于崑崙山數百萬里而老君以心爲華蓋肝爲青帝宮脾爲紫微宮頭爲崑崙山不知老君何罪倒豎于地頭在下所在上以顛倒故見亦倒乎以長安爲度關之年幽王爲開關之歲將以化物詎可承乎

年號差舛二

道德經序云老子以上皇元年丁卯下爲周師無極元年癸丑去周度關臣笑曰古先帝王立年無號至漢武帝創起建元後王因之遂至今日上皇孟浪可笑之深又文始傳云老子從三皇已來

代代爲國師、化胡又云、湯時爲錫壽子、周初爲郭叔子、旣爲國師、應傳典籍、何爲不述、但列伊尹傅說呂望康邵之人乎、而傳說皆唯注老子爲柱下史、道家注爲周師、便是俗官、如何史傳不說、又上皇元年歲在丁卯、計姬王一代七百餘年、未聞上皇之號、檢諸史傳、皆云老子、以景王時度關、魯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卽周敬王時、敬王卽景王之子、景王卽幽王之後一十餘世、此則孔老同時、而化胡經乃云、幽王之日度關、不聞更返、何得與孔子相見乎、化胡又云、爲周柱史七百年、計周初至幽王、止有三百餘年、何得妄作、然上皇之年、道門謊號、故靈寶云、我于上皇元年半劫度人、其時人壽萬八千歲、如何超取半劫前號、將來近世用乎、一何可笑、且上皇無極、並是無識穿鑿、作者欲神其術、仍以年號加日、冀有信者從之、又云代代爲國師、葛洪神仙序中具說前聖人旣出匡救、爲先而夏桀陵虐、塗炭生民、成湯武丁、思賢若渴、老子何以賢

君不輔、虐政不師、修身養性、自守而已、期頤將及、自知死至、潛行西度、獨爲尹說、直令讀誦、不勸授人、身死關中、墳隴見在、秦佚弔之三號而出、究前傳經、後人妄論、雖曰尊崇、翻成辱道。

氣爲天人三

太上三元品云、上元一品天宮、元氣始凝、三光開明、青黃之氣、置上元三宮、第一宮名玄都元陽七寶紫微宮、明則有青元始陽之氣、總主上眞、自然王宮、靈寶上皇、諸天帝王、上聖大神、其宮皆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億萬重、青陽之氣、其中神仙官僚人衆、各有五億五萬、乃至如上億重、皆結自然清元之氣、而爲人也、其九宮重數、官僚人衆、皆同紫微、臣笑曰、三天正法經云、天光未朗、蔚積未澄、七千餘劫、玄景始分、九氣存焉、一氣相去九萬九千九百九十里、青氣高澄、濁混下降、而九天眞王元始天王、生於九氣之中、氣結而形焉、便有九眞之帝、皆九天清氣、凝成九字之位、三

元天人從氣而生在洞房宮上皇玉女各三千而侍以天爲父以氣爲母生于三元之先又案靈寶罪報品云太上道君禮元始天尊問十善等法于是天尊命召神仙咨詢因緣恆沙得道已成如來其未成者亦如恆沙又文始傳云天堂對地獄善者升天惡者入地若如此說理則不然何者元始天王及太上道君諸天神人皆結自然濟元之氣而化爲之本非修戒而成者也彼本不因持戒而成者何得令我獨行善法而望得之乎又案度人本行經云太上道君昔我無量劫度人無數元始天尊告我因緣之勳賜我太上之號推此有疑如有無生成品云空爲萬物母道爲萬物父此則先有于道乃有衆生然此爲道之父非衆生所作道既如此衆生何用修善而作乎又道生萬物生物之初是則始也我既始生未有染習何得有六道四生苦樂之別乎又不可也又云衆生神識本來自有非道生者道既能生萬物神識豈非物乎又不可也

結土爲人四

三天正法經云、九氣既分九眞天王、乃至三元夫人、三元之君、太上道君、于是而形逮至皇帝始立生民結土爲像于曠野、三年能言各在一方、故有傖秦夷羌五情、合德五法、自然承上眞之氣而得爲人也臣笑曰、三元品善惡業對、皆由一身、又文始傳云、若淫盜不孝死入地獄、受五苦八難、後生六畜邊夷之中、推此而言、乖違太甚、且皇帝土像之日、經于三年、上眞氣入、乃能言語、此上清之氣與太上同源、論先未有善惡、何爲入土像中、卽墮八難、爲邊夷乎、此土爲像、先亦無罪、云何造作之後、乃有中邊之別乎、又上眞之氣爲癡爲黠、若其癡也、不應入土能言、如其黠也、應識五苦八難、如何不樂善樂而貪爲苦難乎、推此諸條、可笑之深也

五佛並出五

文始傳云、老子以上皇元年下爲周師、無極元年乘青牛薄板車

度關、爲尹喜說五千文、曰、吾遊天地之間、汝未得道、不可相隨、當誦五千文、滿萬遍、耳當洞聽、目當洞視、身能飛行、六通四達、期于成都、尋依言獲之、既訪相見、至罽賓檀特山中、乃至王以水火燒沈、老子乃坐蓮華中、誦經如故、王求哀悔過、老子推尹喜爲師、語王曰、吾師號佛、佛事無上道、王從受化、男女髡髮不娶于妻、是無上道、承佛威神、委尹喜爲罽賓國佛、號明光儒童、臣笑曰、廣說品云始者國王聞天尊說法、與妻子俱得須陀洹果、清和國王聞之、與羣臣造天尊所、皆白日升天、王爲梵天之首、號玄中法師、其妻聞法同飛、爲妙梵天王、後生罽賓、號憒陀力王、殺害無道、玄中法師須化度之、乃化生李氏女之胎、八十二年、剖左腋生、而白首、經三月、乘白鹿、與尹喜西遊隱檀特三年、憒陀力王獵見、便燒沈、老子不死、王伏、便剃髮改衣、姓釋名法、號沙門、成果爲釋迦牟尼佛、至漢世流東秦、又文始傳老子化胡、推尹喜爲師、而化胡消冰經云

尹喜推老子爲師文始傳云吾師號佛佛事無上道又云無上道承佛威神委喜爲佛推此衆迹師弟亂矣何名敎之存乎又化胡消冰經皆言老子化罽賓身自爲佛廣說品憒陀力王老子妻也得道號釋迦牟尼佛卽秦漢所流者玄妙篇云老子入關至天竺維衛國入于夫人淸妙口中至後年四月八日剖左腋而生舉手曰天上天下唯我爲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罽賓一國乃有五佛俱出一是尹喜號儒童者二是老子化罽賓者三老子之妻憒陀王號釋迦者四老子在維衛作佛亦號釋迦五白淨王子悉達作佛復號釋迦案文始傳云五百年一賢千年一聖今五佛並出不覺煩乎若言聖人能分身化物說經亦必多方何爲老化則私經唯二卷不繼至于儒童尹喜憒陀佛經無聞于今但是白淨王子所說由此推之老喜爲佛虛妄可笑且老經祕說不許人聞前後相乖誠有違意然老子能作佛止是一人道士不剏漆佛惑之

甚矣、如父爲道人、子爲道士、豈曰道人故而不認其父乎、

## 五鍊生尸六

五鍊經云、滅度者、用色繒天子一匹、公王一丈、庶民五尺、上金五兩、而作一龍、庶民用鐵、五色石五枚、呂書玉文、通夜露埋深三尺、女青文曰、九祖幽魂、即出長夜、入光明天、供其廚飯、三十二年、還其故形、而更生矣、臣笑曰、三元品中天地水三宮、九府九宮、一百二十曹、罪福功行、考官書之、無有差錯、善者益壽、惡者奪算、豈有不因業行、直用五尺繒而令九祖幽魂入光明天、三十二年、還故形耶、不然之談、于斯可見、討五鍊之文、出天地未分之前、至今亦應用者、則三十二年後、穿冢而出耳目所知、何爲羲皇已來、不聞道士死屍九祖從地出者、不然之狀、又可笑也、今郊野古冢亦有穴開焉、非道士祖父更生之處乎、亦可啟齒、

## 觀音侍者七

有道士造老像、二菩薩侍之、一曰金剛藏、二曰觀世音、又道士服黃巾帔、或以服帊、通身被之、偷佛僧袈裟法服之相、其服黃帔乃是古賢之衣、橫披加前兩帶者、今悉削除、學僧服像、臣笑曰、案諸天內音八字文曰、梵形落空、九靈推前、天眞皇人、解曰梵形者元始天尊、于龍漢之世號也、至赤明年號觀音矣、又案蜀記云、張陵避瘧丘社中、得呪鬼之術、自造符書、以誑百姓、爲大蛇所吞、弟子恥之、云白日昇天、陵子衡爲係師、衡子魯爲嗣師、以祖妖法、惑亂天下、漢書云、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遂殺漢中太守蘇固、便得漢中、鬼道化人、時傳黃衣當王、魯遂令其部衆改著黃衣巾帔、代漢之徵、自爾至今、黃服不絕、像服沙門、良可悲也、且立身之本、忠孝爲先、子像父侍、天地不立、觀音極位大士、老子不及大賢、而令祖父立侍子孫、是不孝也、又褻張魯逆人之服、是不忠也、旣挾不忠不孝、何足蹤焉、

佛生西陰八

老子序云陰陽之道化成萬物道生于東爲木陽也佛生于西爲金陰也道父佛母道天佛地道生佛死道因佛緣並一陰一陽不相離也佛者道之所生大乘守善道者自然無所從生佛會大坐法地方也道會小坐法天圓也道人不兵者乃是陰氣女人像也故不加兵役道作兵者可知道人見天子王侯不拜像女人深宮不干政也道士見天子守介拜者以干政爲臣僚也道會飲酒者無過也佛會不飲以女人飲酒犯七出也道會不齋以主生生須食也佛會持齋以主死死不食又以女人節食也道人獨臥以女人等守一也道士聚衆故無制也臣笑曰文始傳云道生東木男也佛生西金女也今以五行推之則金能尅木木以金爲官鬼金以木爲妻財推此則佛是道之官鬼道是佛之妻財也又云道生佛者理則不然陰陽五行豈有生金之木故知道不生佛道人大

坐、以是道之官府道士小坐以上過于官也道人不兵租者以本

王種故免也道士庶賤兵租是常道經若此若免兵租便違道教

又靈寶大誡云道士不飲酒不干貴如何故違犯大誡乎後之紀

紀全無指的又云道人以齋為死法故不齋者何不飽食終日着

此形骸而與絕粒服氣以求長生之術乎卒不見終為捕影之論

矣又云道人獨臥道士聚宿據此合氣黃書不亦妄乎

日徑不同九

文始傳云天去地四十萬九千里日月直度各三千里周迴六千

里天地午子相去九千萬萬里卯酉西隅亦合轉依濟苦經云崑

崙山高一萬五千里臣笑曰依濟苦經云天地相去萬萬五千里

與前文始全所不同文始傳云日月周迴六千里徑三千里據法

則圓九千里如何但止六千耶又天圓地方道家恆述今四隅與

方等是則天地俱圓矣化胡云佛法上限止極三十三天不及道

之八十一天上也、又云崑崙山九重、重相去九千里、山有四面、面有一天、故四九三十六天、第一重帝釋居之、今計崑崙山高一萬五千里、而有九重、重高九千、則高八萬一千、而言萬五千者、何太乖角、大可笑也、

崑崙飛浮十

文始傳云、萬萬億萬萬歲、一大水、崑崙飛浮、爾時飛仙迎取天王及善民安之山上、復萬萬億萬萬歲、大火起、爾時聖人飛迎天王及人安于山上、臣笑曰、辯若經云、天地劫燒、洞然空蕩、清氣為天濁氣為地、乃使巨靈胡亥、造立山川日月、如前崑崙山飛浮、容可迎人、安山之上、若天地洞然、山為火焚、義不獨立、如何迎取王人安山上乎、又度人妙經云、五億重天之上、大羅之天、有玉京山、措所不及、計太上慈愍、何不迎之、自在玉京乎、若看死不迎、是不慈也、若不能迎、是欺詐也、又度人本行經云、道言我隨劫生死、然太

上道君居大羅之上劫火不及猶云隨劫生死自餘飛仙如何逃取天王善人安于山上令免死者深大愚騃又可笑也

法道立官十一

五符經云中黃道君曰天生萬物人爲貴也人身包含天地無所不法立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九州百二十郡千二百縣也膽爲天子大道君脾爲皇后心爲太尉左腎爲司徒右腎爲司空封八神及臍爲九卿珠樓神十二胃神十二三焦神三合爲二十七大夫四肢神爲八十一元士合之百二十曰法郡數也又肺爲尚書肝爲蘭臺府臣笑曰檢道經州縣之名大似近代所出古縣大而郡小見于春秋及周書洛誥今反以郡大于縣是則非春秋已前道經采誣罔迷謬不可覩而可笑也

稱南無佛十二

化胡經云老子化胡王不受其教老子曰王若不信吾南入天竺

教化諸國其道大興自此已南無爾尊于佛者胡王猶不信受曰若南化天竺吾當稽首稱南無佛入流沙塞有加夷國常爲劫盜胡王患之使男子守塞常憂因號爲優婆塞女子又畏加夷所掠乘憂其夫爲夷所困乃因號優婆夷臣笑曰梵言南無此言歸命亦云救我梵言優婆塞此言善信男也優婆夷者云善信女也若曰老子言佛出于南便云南無佛者若出于西方可云西無佛乎若言男子守塞可名憂塞女子憂夫恐夷可名爲憂夷未知婆者復可憂其祖母乎如此依字釋詁醜拙困辱大可笑

鳥迹前文十三

洞神三皇經稱西域仙人曰皇文者乃是三皇已前鳥迹之始文章也又云三皇者則三洞之尊神大有之祖氣天皇主氣地皇主神人皇主生三合成德萬物化生臣笑曰南極眞人問事品稱靈寶眞文三十六卷在玉京山玄臺玉室眞文大字滿中天地淪沒

萬成萬壞，眞文獨明，此之眞文，卽三洞文也。三皇卽三洞之尊神，必不在三洞之後。爾時未有鳥獸，何得云三皇已前鳥迹之始文也。若以伏羲爲三皇者，案淮南子云：黃帝使倉頡視鳥迹造文字，此則出在黃帝之時，何得云三皇已前爲文之始乎。

張騫取經十四

化胡經曰：迦葉菩薩云，如來滅後五百歲，吾來東遊，以道授韓平子，白日升天。又二百年，以道授張陵。又二百年，以道授建平子。又二百年，以道授于室。爾後漢末陵遲，不奉吾道。至漢明永平七年甲子歲，星晝現西方，夜明帝夢神人長丈六尺，項有日光，旦問羣臣，傅毅曰：西方胡王太子成道，佛號。明帝卽遣張騫等窮河源，經三十六國至舍衞，佛已涅槃，寫經六千萬五千言，至永平十八年乃還。臣笑曰：漢書云，張陵者，後漢順帝時人，客學于蜀，入鵠鳴山，爲蛇所吞。計順帝乃明帝七世孫，理不在明帝之前百餘年也。又

云明年遣張騫尋河源者此亦古人作案漢書張騫爲前漢武帝尋河源云何後漢明帝復遣尋耶了不知騫是何長壽仙乎代代受使一何苦哉可笑其妄引也

日月曾集十五

諸天内音第三宗飄天八字文曰澤落覺菩臺緣大羅千天眞皇人解曰澤者天中山名衆龍所窟落覺者道君之内名菩臺者眞人之隱號玉臺處澤山之陽三萬日月明其左右羅漢月夫人大劫既交諸天日月會玉臺之下大千世界之分天下改易大千洞然臣笑曰濟苦經云乾坤洞然之後乃使巨靈胡亥造山川玄中造日月崑山南三十兆里復有崑山如是次第有千崑山名小千界復有千小千名中千界復有千中千名一大千世界計大千世界中有百億日月又經云大劫既交天地改易日月星辰無有存者若其普集則百億俱來何爲但三萬而至若餘不集者爲是暫

所不及爲是本界闕少若必少者地上凡人尙蒙日月之照天上福勝如何獨無照乎又日月之下乃是欲界下人不名大羅上界超所不及今所不來者理在然乎將知造此經者唯聞大千之名迷于日月之歟故其然哉

太上尊貴十六

文始傳稱老子與尹喜遊天上入九重白門天帝見老便拜老命喜與天帝相禮老子曰太上尊貴勉日引見太上在玉京山七寶宮出諸天上寂寂冥冥淸遠矣臣笑曰神仙傳云吳郡沈羲白日登仙四百年後還家說云初上天時欲見天帝天帝尊貴不可見遂先見太上在正殿坐男女侍立數百人如此狀明則知太上劣于天帝矣言太上尊貴治在衆天之上者妄也今據九天生神章太上住在玄都宮也其玉淸宮在玄都之上何重宮復在玉淸之上便高玄都兩重矣而老子云太上治在衆天之上者何謬如斯

五穀命鑿十七

化胡經云三皇修道人皆不死上古之時天生甘露地生醴泉食飲長生中古世來天生五氣地出五味食之延年下古世薄天生風雨地養百獸人捕食之吾傷此際故嘗百穀以食兆民于是三皇各奉粟五斗爲信求世世子孫不絶五穀生神州臣笑曰五符經云三仙王告皇帝曰人所以壽考者不食五穀故也大有經曰五穀刳命鑿臭五藏命促縮此糧入腹無希久壽汝欲不死腸中無屎五府經云黃精者三陽之氣上入太清之宮食之甘美又長生也求觧老子何不嘗此而嘗五穀腐人之腸乎又三皇者皆神人也何以不令子孫王于長生之國而以五斗之穀請子孫王于神州求刳命腐腸之短壽乎又可笑也

老子作佛十八

玄妙內篇云老子入關往維衛國入淸妙夫人口中後剖左掖生

行七步曰天上天下唯我爲尊于是乃有佛法臣笑曰化胡經云老子化罽賓一切奉佛老曰卻後百年兜率天上更有眞佛託生舍衛白淨王宮吾于爾時亦遣尹喜下生從佛號曰阿難造十二部經老子去後百年舍衛國王果生太子六年苦行成道號佛字釋迦又四十九年欲入涅槃老子復見于世號迦葉在雙樹間爲諸大衆啟請如來三十六問訖佛便涅槃迦葉菩薩焚燒佛屍收取舍利分國造塔阿育王又起八萬四千塔即已事推老子本不作佛若作佛者豈可老還自燒老屍而起塔耶且可一笑且老子諸經多云作佛或作國師豈可天下國師與佛必待伯陽乎度人化俗要須李耳耶若云佛不能作要須道者從始氣已來獨一老子不許人悟大道而爲國師耶是則老爲自伐惟我能也然佛經人人修行皆得佛果道經不述唯一老君如何佛教如此之弘道經如斯之隘乎且妄言虛述背尼無據蜀記張陵被蛇噉而注白

日升天漢書劉安伏誅乃言長生不死道家誣老子作佛詎可怪哉又造天地經云西化胡王老子變形而去左目為日右目為月案玄妙經云老子乘日精入淸妙口中是則老子乘一目之精而入口也計大道洞神何所不在乃要憑一精而入胎乎若必藉精精依于昔若乘頭入者兩眼俱來今乃乘一眼而入便成偏見之大道乎亦可笑也

敕使瞿曇十九

老子化胡歌曰我在舍衛時約敕瞿曇身汝共摩訶薩齎經來東秦歷洛神州界迫至東海間廣宣世尊法教授聾俗人與子威神法化道滿千年年滿時當還愼莫戀東秦無令天子怒太上蹋地瞋臣笑曰案瞿曇者即釋迦也化胡經云周莊王初三年太歲丙辰白淨王子既得正覺號佛釋迦老子見其去世恐人懈怠復下多羅娑落號曰迦葉親近于佛焚屍取骨起塔分布若如上文釋

迦未生，不得預遣瞿曇往東土也。如其已生成佛者，中間無容得受迦葉之約救充千年之使乎。豈有菩薩親侍于佛而救佛為使乎。又周莊一政，止有一十五年，元年乙酉，全無丙辰，本初之號，何謬如斯。足令掩耳，亦使太上蹋地而噴乎。

事邪求道二十

度人妙經稱三界魔王各有歌辭，誦之百遍，名度南宮；千遍魔王保迎，萬遍飛升天空，過三界，登仙公。又玄中精經道士受戒，符籙置五嶽位，設酒再拜。臣笑曰：觀身大戒云，道學不得祠祀鬼神及向禮拜。既是欲界魔王，未度諸有，焉能誦過百遍，度南宮邪。又案三張之法，春秋二分祭祀祠竈，冬夏兩至同俗祠祀，兵符社契，軍將吏兵，都無誡勸之文。此之神祇，為神為道？若是神者，道士不拜；如其道也，不設酒脯。豈有口誦魔言，身行禮祭，求出三界？誠可悲夫。

佛邪亂政二十一

化胡經云、佛興胡域、西方金氣、剛而無禮、神州之士、效其儀法、起立浮圖、處處專尙佛經、背本趣末、言辭迂蕩、不合妙法、飾彫金像、以誑王臣、致天下水旱、兵革相伐、不過十年、普變昔出五星失度、山河崩竭、王化不平、皆由佛亂、帝主不事宗廟、庶人不享其先、所以神祇道氣、不可復理、臣笑曰、智慧罪根品云、元始天尊曰、我于上皇元年、半劫度人、延命萬八千年、我去後、人心頹壞、淫祀邪神、殺生禱祈、更相殘害、自取夭傷、壽無定年、以此推之、淫祀邪神、甚神歡喜、氣與道合、應獲福利、云何命促、壽無定年、又漢明已前、佛法未行、道氣隆盛、何乃兵戈屢作、水旱相尋、雨血山崩、饑荒薦集、更有桀紂、炮烙生靈、自明帝後、佛法行來、五百餘年、盃有妖諂虐政、甚于前者、以今驗古、誰有誑欺、事彰竹帛、不可掩也、鸞乃庸疏、頗尋兩教、道法謙退、行僞以顯佛真、佛法澄正、存理而開物性、若

不如此通道則可笑殺人、

戒木枯死二十二

老子百八十戒重律云吾戒大重向樹說之則枯、向畜說之則死、又靈寶經云玄素之道古人修之延年益壽、今人修之消年損命、又道士受三五將軍禁厭之法、有怨憎者、癲狂損命、又度國王品、東方開明招眞神身著黑衣有赤文足廣百步頭柱天主食邪魔、口容山、朝食五百、暮噉三千十十五五合衣吞、臣笑曰三元大戒云天尊說十戒十善等法、無量人得道、戒云不得懷惡心聞戒不得生謗、生謗皆得罪、今樹木無情、不應獲罪起謗、何須戒之令枯、若必枯死、此則有知、若有知者、聞法應悟、然無此理、何用斯言公知今人修則損命、酷毒已行、大道寬容、檢而不檢、致令姦延後代而不收錄之耶、又案三張之術畏鬼科曰、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日則停空、擬鬼千年血、又造黃神越章殺鬼朱章殺人或為

塗炭齋者黄土泥面驢輾泥中懸頭著柱打拍使熱自晉義熙中道士王公期除打拍法而陸修靜猶以黄土泥額反縛懸頭如此淫祀衆望同笑又案漢雄好常疑其訓對曰若鬼神有知不受無理之訊如其無知請之何益故不為此以事推測常人之智尚識達之況鬼有靈聰明正直而受愚猷者未之有也今觀其文詞義無取有同俗巫解奏之曲何期大道若此容而不非乎將不貽嗤糟汁酒淫終歲以理推誠豈得爾邪

北方禮始二十三

依十戒十四持身經云北方禮一拜北方為始東向而周十方捐見太上眞形臣笑曰文始傳云老子與尹喜遊天上喜欲見太上老曰太上在大羅天玉京山極幽遠可遥禮願遂不見而還以此推之玄都玉京太上所住今在上方何不以上為首而復禮北方邪然道生東陽也何不從東方為始佛生西陰也北亦陰也前已

謗之今復尊重而前禮乎又罪根品云太上道君同陽館中稽首禮元始天尊問十善等法此戒乃天尊所說何以不禮天尊而想見太上乎捨本逐末誰之咎也

害親求道二十四

老子消冰經云老子語尹喜曰若求學道先去五情一父母二妻子三情色四財寶五官爵若除者與吾西行喜精銳因斷七人首持來老笑曰吾試子心不可為事所殺非親乃禽獸耳伏視七頭為七寶七屍為七禽喜疑反家七親皆存又並立天地記云老子化胡胡王不伏老子打殺胡王七子國人一分臣笑曰三元誡云道學不得懷挾惡心不孝父母不愛妻子計喜所殺父母如知是幻何得懷疑反視如其實心依以誠懷惡已犯重罪何況斬二親之首乎又胡王不伏殺其七子亦以已甚矣又殺國人一分何其不仁之深乎若作法于後代則令求以道者皆殺二親妻子矣又不可以

一王不伏而濫誅生國之人乎進退二三可笑怪也、

延生年符二十五

三元品云紫微宮有延生符爪書八方則八氣應之便成人毀符曰燒者人隨煙化爲氣其文四萬劫一出臣笑曰文始傳云萬萬億億歲一大水崑崙飛浮有仙飛迎天王善人安之山上乃至前萬萬歲天地混沌如雞子黃名曰一劫案大水之日天人不死不應迎之山上又濟苦經云乾坤洞然之後潰然空蕩計一劫之時人物不存其延生符四萬劫乃出豈可四萬劫中絕無天人幽幽冥冥何其遠也又萬萬止是一億億止是一兆止言一億兆年而云萬萬億億者蓋新學造經不知數之大小耳

椿與劫齊二十六

洞玄東方青帝頌曰九五不常居天地有傾危大劫終一椿百六乘運迴臣笑曰大水既漂崑崙飛浮後有大火金鐵融地無草乃

至萬萬億歲天地如鷄子黃總名一劫然椿是世木目世火燒之則灰值劫火便絕而言大劫齊椿者一何謬歟亦可笑矣

隨劫生死二十七

如度命妙經云大劫交周天崩地淪欲界滅無太平道經佛法華大小品周遊上下十八天中在色界內至大劫交其文乃沒其玉清上道三洞神經眞文玉字出于元始在二十八天無色界上大羅玉京山玄臺菑所不及故自然之文與運同生同滅能奉之七祖生天轉輪聖王代代不絕臣笑曰度人本行經云道言自元始開光已來赤明元年經九千餘億劫度一恆沙衆生爾後至上皇元年度人無量我隨劫生死世世不絕恆與靈寶同出經九劫終九氣改運託胎洪氏積三千餘年至赤明開運歲在甲子誕于扶力蓋天復與靈寶同出度人元始天尊以我因緣賜我大上之號在玄都玉京以此推之眞文在玉京之山菑所不及而云自然之

文與運同生同滅同生同滅豈非者也又云我與靈寶同時出沒又云我隨劫生死計靈寶運滅太上隨亡而云長生不死此爲妄也又玉京在羅天之上諸所不及理合可疑一切形色無有存者玉京玉臺斯爲色界色界非常玉京豈存又赤明甲子之號殊同河漢之實矣

服丹金色二十八

神仙金液經云金液還丹太上所服而神今燒水銀還復爲丹服之得仙白日升天求仙不得此道徒自苦耳（燒丹成水銀燒水銀成丹故曰還丹）昔韓終服之面作金色又佛身黃金色者盡道法驗也令身內外剛堅如金故號佛金剛身也臣笑曰文始傳云太上老子太一元君此三聖亦可爲一身金液經云太一者惟有中黃丈夫乃太一君此二仙人主也飮金液升天爲天神調陰陽矣尋韓終未服金液止是常人既服昇天即老君是也而老君爲太上萬眞之主何所

不能而乃須服金液後調陰陽乎又太一大神成者多少調陰陽者復須幾人若言服者皆得何其多邪又丹與水銀遍地皆有火燒成丹作之不難何為道士不服白日昇天為天仙之主而辛苦叩齒虛過一生良可哀哉若不服者明知為丹所誤故捕影之談耳又云佛身金色由丹所成此乃不須行因一任丹得邪見之重可為悲矣

改佛為道二十九

妙眞偈云假使聲聞衆其數如恆沙盡思共度量不能測道智臣笑曰此乃改法華佛智為道智耳自餘竝同諸文非一昔有問道士顧歡歡答靈寶妙經天文大字出于自然本非法華乃是羅什妄與僧肇改我道經為法華也且靈寶偷于法華可流東夏法華之異羅什不歩西域今譯人所出不爽經文已此推之故知偷改為靈寶且佛經博約詞義弘深千卷百部無重文者不同老經自

無別詐倚傍佛經開張卷部且五千之文全無及佛佛之八藏亦不論道自餘後作皆竊佛經後自明之不廣其類是以古來賢達諷誦佛經至今流傳代代不絕道法必勝何不誦持舉國統括誦道誰是是故知非可為準的

偷佛因果三十

度王品云天尊告純陀王曰得道聖眾至恆沙如來者莫不從凡積行而得也十仙者無數亦有一與而致一仙位復有積劫而登由功高則一舉功卑則十昇有十階級從歡喜至法雲相好具足于是諸王聞說即得四果又度身品尼乾子于天尊所聞法獲須陀洹果又文始傳老子在罽賓彈指諸天王羅漢五通飛天俱至道尹喜為師得道菩薩為老子作頌臣笑曰佛之與道教迹不同變通有異道以自然為宗佛以因緣為義自然者無為而成因緣者積行乃證是以小乘列四果之極大乘有十等之位從凡入聖

具有經論未知道家所引四果十仙名與佛同修行因緣未見其說然道家所修吸氣沖天飲水證道開法飛空餌草尸解行業既殊證果理異但說天有五重或三千六千或八十一天或六十大梵或三十六天或三十三天或五億五萬餘天或九眞天王九氣天君四方氣君三元三天九宮天曹玉淸太有玄都紫微三皇太極諸如此類理有所緣豈有虛張自取矯異請說此天爲重爲橫爲虛爲實服何丹草而獲此天脫所未詳則徒爲虛指更來可笑

道經未出言出三十一

案玄都道士所上經目取宋人陸修靜所撰者目云上淸經一百八十六卷一百二十七卷已行始淸已下四十部六十九卷未行于世檢今經目並云見存乃至洞玄經一十五卷猶隱天宮今檢其目並注見在臣笑曰修靜宋明帝時人太始七年因救而上經目既云隱在天宮爾來一百餘年不聞天人下降不見道士上昇

不知此經從何至此昔文成書曰飯牛詐言王母之命而黃庭元陽已道換佛張陵創造靈寶吳赤烏時始出上清起于葛玄宋齊之間乃行鮑靚造三皇事露而被誅文成書飯牛致戮于漢世今之學者又踵其術又可悲乎漢書張魯祖父陵桓帝時造符書以惑衆受道者出米五斗俗謂米賊陵傳子衡衡傳子魯號曰三師三人之妻爲三夫人皆云白日昇天初受道名鬼卒後號祭酒妖鄙之甚穿鑿濫行皆此例矣

五億重天三十二

文始傳云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重地亦如之厚一萬里四角有金柱金軸方圓三千六百里神風持之已四海爲地脈天地山川河漢通氣風雲皆從此出臣笑曰三天正法經云天光未明七千餘劫玄景始分九氣存焉九眞天王元始天王稟自然之胄置九天之號上中下眞眞爲一元元有三天上元宮卽太上

大道君所治計一天相去九萬九千九百九十里則九天相去七十九萬九千九百二十里一里有三百步一步有六尺則有一十四億三千九百八十五萬六千尺已五億重天分之則天天相去二尺豈有厚萬里之地上載二尺之天乎文始傳云老子引四天王大衆皆身長丈六短者丈二計人大而天小何以自容常臥不起愕然大怪

○出入威儀三十三

玄中經說道士執簡者用金玉質一寸長五寸五分執之爲況中古王執朝師君下古金玉隱執雜木長九寸名爲手簡執以去慢誠于道士若入王宮聚落人室在舍外十步著巾帔執簡而入勿有側背出舍外脫巾帔著素服行勿自顯損道法若入俗家整威儀執簡坐勿使俗怪道士行百里外執杖巾帔香爐銅鐺鉢盂出家之具自隨威儀具足得十種功德臣笑曰自然經云道士巾褐

帔法帬長三丈六尺三百六十才法年三十六旬年有三百六十日一身兩角角各有六條兩袖各六條合二十四條法二十四氣二帶法陰陽中兩角法兩儀乃至冠法蓮華巾也自然經既有科律何以不依乃法張魯黃巾之服違律而無識也

道士奉佛三十四

化胡經云願將優曇華願燒旃檀香供養千佛身稽首禮定光又云佛生何以晚泥洹何以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大懊惱又大戒云道學當念遊大梵流景宮禮佛臣笑曰歎齋經天尊令右玄真人曰釋迦文以轉輪生死法化世使天老右玄真人以仙度之道不死之大法又老子序云道主生佛主死道忌穢佛不忌道屬陽生忌穢佛則反之據此清濁天分死生大判何為不念清虛大道而願生死穢惡佛乎故昔殷太宰問孔子聖人孔答三皇五帝三王及丘俱不聖也西方之人有聖者焉故知孔子以佛為聖不以道

爲聖也化胡經云、天下大術佛術第一、昇玄云吾師化遊天竺符子曰、老氏之師名釋迦文此道齊經又云稱仙梵天稱佛隱文、外國讀經、多是梵天、道士所好、梵卽佛也此卽學佛久矣由稱梵也又靈寶三十二天大梵隱語天各八字、誦之偈遍卽飛行、七祖同昇南宮、此又道士學佛之證也、然道士止知學梵、亦不知梵是何佛、愚而信之、亦應有福不知可笑已不、

○道士合氣三十五

眞人內朝律云、眞人曰禮、男女至朔望日、先齋三日、入私房詣師所立功德、陰陽並進、日夜六時、此諸猥雜、不可聞說、又道律云行氣已次、不得任意、排醜近好、鈔截次、又玄子曰、不鬲戾得度世不嫉妒、世可度、陰陽合、乘龍去、云云、臣笑曰、臣年二十之時、好道術、就觀學、先教臣黃書合氣三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四目兩舌正對、行道在于丹田、有行者度厄延年、教夫易婦、唯色爲初、父兄

立前不知羞恥自稱中氣真術今道士常行此法臣之求道有所未詳

諸子道書三十六

玄都經目云道經傳記符圖論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二千四十卷有本須紙四萬五十四張其一千一百餘卷經卷符圖其八百八十四卷諸子論其四千三百二十三卷陸修靜錄有其數目及本竝未得臣笑曰道士所上經目陸脩靜目中見有經書藥方符圖止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本無雜書諸子之名而道士今列二千餘卷者乃取漢藝文志目八百八十四卷爲道之經論據加此狀理有可疑何者至如韓子孟子淮南之徒竝不言道事又有八老黃白之方陶朱變化之術翻天倒地之符辟兵殺鬼之法及藥方呪厭得爲道書者可須引來未知連山歸藏易林太玄皇帝金匱太公六韜何呂不在道書之例乎修靜目中本無諸子今乃乘安

不知何據。且去年七月中，道士所上經目，still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為道經。今云八百餘卷，何言前後不同。又人之有惡，唯恐人知，已之有善，慮人不見。故道士自書云，不受道戒者，不得讀道經。卽如此狀，恐人知其醜乎。若言諸子爲道書者，人中諸子，惡須追取，何得道之。且道士引例，我老子道德本是諸子，今尊爲經，流例相附，有何過歟。若爾，則知老子黃子之流，如何得與儒流七經而相抗乎。班固先六經後二篇，序道爲中上賢類，斯實錄矣。又陶朱者，卽范蠡也。旣事越王句踐，君臣困吳，后室嘗屎飲尿，亦已甚矣。今尊崇其術，不亦昧乎。又蠡子被戮於齊，何爲不行父術變化，而自免乎。又造天地經，老子託幽王皇后腹，卽幽王之子也。身爲柱史，卽幽王之臣也。化胡經云，老子在漢爲東方朔，若術爾者，幽王爲犬戎所殺，豈可不授君父與神符，令不死乎。又漢武窮兵，疲役中國，天下戶口，至減大半。老子爲方朔者，何忍不與辟兵辟穀之符，獸

人呪鬼之方、曰護漢國乎、眼看流弊、若此無心取救、將非欺誑之謬乎、又統收道經目錄、乃有六千餘卷、蓋覈論見本、止有二千四十卷、餘者虛指未出、將非欺罔未備、致經本未成乎、自餘孟浪、紛綸無足更廣。廣弘明集九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周文卷二十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列女

王妙暉

造釋迦像記

蓋大範攸寂，非一念無以顯其原；妙理澄湛，非表像何以暢其旨。是故影迹雙林，□蓊生離合，□蛾□沙，知善□可崇。邑子五十人等，徧樹蘭柯，同茲明世，爰託鄉親，義存香火，識十惡之徒，炭體五道之親，若既沈處婆娑，實思宏願，僉竭家資，共成良福。遂于長安城北渭水之陽，造釋迦石像一區，永光聖宅，願周皇帝延祚，常登安樂；晉國公忠孝慶华無窮。又邑子□者，值佛聞法，見在眷屬，恒與善居；將來道俗，世世同修，使如來福業不墜于今，奕藉因之，感終美于去。在武成二年，歲次庚辰，二月癸未八日辛丑，像主王妙

此碑拓本下有曹妃等姓名六十八人不錄 案是月癸未朔八日庚寅碑作辛丑誤

傴婆夷

造像記

天和四年歲次己丑八月戊午朔一日戊午夫沖原虛寂妙趣理幽應□難尋悟之者南有諸邑子清信女傴婆夷等體識非常感情內□念□□□追謚遂相合帥共崇洪願□□□原其衆乖□□倒家珍仰為皇帝陛下延祚无窮復願大冢宰保國安民福延萬世採石名山召匠方外敬造石像一區彫克精麗瀏盡嚴飾藉此微因□□□祚永隆三寶常繼諸邑子等□□□師僧父母咸憑此願同獲斯善共登正覺 碑拓本下有龐敬年阿男劉阿谷等三面題名一百二十六人不錄

闕名

傴詔荅司馬躅

昔主父從戮孔車有長者之風彭越就誅欒布得陪臣之禮庶子

鄉國已改，猶懷送往之情，始驗忠貞，方知臣道。卽敕荊州以禮安厝。陳書司馬暠傳：承聖中，除太子庶子。江陵陷，隨例入關，而梁室晉獲太子瘞殯失所，暠因宮臣乃抗表周朝，求還江陵改葬，甚酸切，周朝優詔荅。案承聖三年，愍懷太子與元帝同遇害，又三年而周受禪，此詔不知當周何帝時，入闕名類。

奏改正朔服色議

帝王之興，罔弗更正朔，明受之于天，革民視聽也。逮于尼父，稽諸陰陽，云行夏之時，後王所不易。今魏厤告終，周室受命，以木承水，實當行錄。正用夏時，式遵聖道。惟文王誕玄氣之祥，有黑水之讖，服色宜尚焉。周書孝閔帝紀：帝受禪，百官奏議，制曰可。又北史九。

移齊文

夫有義則存，無信不立。山岳猶輕，兵食非重。故言誓弗違，重耳所以享國；祝史無愧，隨會所以爲盟。未有司牧生民，君臨有國，可以忘義而多食言者也。自數屬屯夷，時經圮隔，皇家親戚，淪陷三紀。仁姑世母，望絕生還，彼朝以去夏之初，德音爰發，已送仁姑，許歸

世母乃稱煩暑、指剋來秋、謂其信必由衷、嘉言無爽、今落木戒候、冰霜行及、方為世母虛設詭詞、未議言歸、更徵酬荅、子女玉帛、既非所須、保境寧民、又云匪報、詳觀此意、全乖本圖、愛人以禮、豈為姑息、要子責誠、質親求報、實傷和氣、有悖天經、我之周室太祖之天下也、焉可捐國顧家、殉名虧實、不害所養、斯曰仁人、臥鼓潛鋒、孰非深計、若令迭爭尺寸、兩競錐刀、瓦震長平、則趙分為二、兵出函谷、則韓裂為三、安得猶全、謂無損益、大冢宰位隆將相、情兼家國、銜悲茹血、分畢冤魂、豈意噬指可尋、倚門應至、徒聞善始、卒無令終、百辟震驚、三軍憤惋、不為孝子、當作忠臣、去歲北軍深入、數俘城下、雖曰班師、餘功未遂、今茲馬首南向、更期重入、晉人角之我之職矣、聞諸道路、早已戒嚴、非直北拒、又將南略、儻欲自送、此之願也、如或嬰城、未能求敵、詰朝請見、與君周旋、為惠不終、祇增深怨、愛親無慢、垂訓尼父、矜恤窮老、貽則周文、環玦之義、事不由

此自宜內省豈宜有鬪（周書晉公護傳齊朝許歸護母閻姬不即發遣翻議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齊）

傳檄吐谷渾

夫二氣既分三才定位樹之以君本爲黔首豈使悖逆道肆于民上昔魏氏不綱羣方幅裂豺狼橫噬龜玉已毀喁喁黔黎咸墜塗炭我先皇神武膺期一匡天下東撥南蕩無思不服天鑑有周世篤英聖遂廓洪基奄荒萬寓囿則崐泉西嶽險則百二猶在鄉士師師羣后率職故知三靈之所睠集四隩之所來蘇也彼國世在西垂作藩于魏值中原政亂遂阻皇風首鼠兩端伺我邊隙先皇含垢藏疾仍存聘享欲睦之以鄰好申之以婚姻彼國苞藏禍心屢違盟約外結仇讎自貽近患是故往年致突厥之師也自邇迄今蜂蠆彌毒入我姑臧俘我河縣芟夷我𦁓麥虔劉我蒼生我皇武以止戈文以懷遠德覃四海化溢八荒以彼惡稔禍盈故命龔行九伐武臣猛將天張雷動皆六郡良家三秦精銳擁戈擐甲

同華龍沙柱國博陵公祥貫戚重望乃文乃武受脤廟堂元戎啟路太傅燕國公于謹英猷不世應變無窮杖旄指麾爲其謀主柱國化政公貴早播威聲奇正兼設直取龍涸濟自南河突厥與國睦親同恥反道驅引弓之民總穹廬之衆解辮成山雲蒸霧合往歲王師西伐成都不守桴鼓南臨江陵底定鑿空萬里闢地千鄉荒服畏威膜拜厥角成敗之機較然可見若能轉禍爲福深識事宜君臣相率輿櫬稽顙則爵等顯除永蕃西服如其徘徊危邪凱延時漏覆宇逕祀匡助寒心幸思嘉謀且圖去就周書賀蘭祥傳武成初吐谷渾侵涼州詔賀蘭祥與宇文貴總兵討之祥乃遣其準司傳檄吐谷渾

爲行軍元帥鄖國公韋孝寬檄陳文

僞陳私將公卿將校州鎮郡縣村屯邑落豁閭五精上列耀魄總其成紀萬國下分皇王摳其區域至其創業垂統革命受終奄有神州光宅函夏覍不垂極襲聖積德累仁播厚利于人民建大功

于天地、然後幽明贊叶、兆庶歸往、瑞之以龍圖鳳紀、崇之以玉璽黄屋、故能照臨九縣、對越兩儀、永保鴻名、長爲稱首、未有蠻陬夷落、裔土荒陬、崛起阡陌之中、妄竊帝王之號、斯則僭越之首、懸于漢闕、亡吳之主、會于晉臣、布在方册、可以龜鏡者也、我太祖文皇帝自天攸縱、膺運挺生、屈道蕃條、或躍伊始、屬玄運將改、祿去王室、三川已震、九鼎將飛、事切在泥、禍深流疏、乃推誠仗義、援手濡足、迎衛乘輿、崇建旒社、舉天維于將墜、振地軸于已傾、血氣食毛、咸受其賜、是則我有大造于區夏也、重以闢土服遠、包荆卷蜀、功高于九合、業重于三分、愈執忠貞之操、終以人臣之禮、至哉大矣、無得稱焉、既而謳歌允屬、金石變響、神器大寶、用集我有周、我閔皇帝乃上膺靈命、俯順樂推、揖讓而登皇極、垂衣而歸撫運、世宗纘統、克隆洪緒、武功文德、騰茂飛英、我高祖武皇帝以上聖隆下武、以至道弘丕業、其寂也象繫不能究其微、其動也雷霆不能比

其變、僞齊竊據中原、綿歷世祀、帶之以巨海長淮、鎭之以峻岱崇岳、其地廣、其民衆、其俗富、其兵彊、而謫遷明德、人思睿后、金鉞一麾、廓然大定、申弔伐之義、荅億兆之心、陟方之駕雖遠、鼎湖之神未絕、天元皇帝負四聖之休烈、協千載之昌期、纘金鏡、振玉鼓、宏天綱、廣地絡、東窮海外、西極河源、邛管夜郎之所、冒頓呼韓之類、莫不屈膝稽顙、泛水梯山、被華夏之仁風、仰中國之聖道、唯彼揚越、獨爲匪民、敢芮魚鳥之郡、晏安虺蛇之穴、故僞魁陳霸先、火耕水耨之夫、蓽門圭竇之子、無行檢于鄉曲、充部隸于蕃侯、施彼呼船之伎、展其盜襲之用、直蕭氏喪亂、金陵擾攘、爛羊致邑、拔卒爲將、遂得洗濯江漢、奮迅泥滓、王僧辯秉文經武、挹義懷仁、志任膺揚、誠深鶴立、埽江表之巨寇、復梁室之宗社、提挈霸先、成其羽翼、而背恩忘德、毀器折枝、谿相奄襲、忍加屠害、節士爲之扼腕、名臣所以流歎、蕭方智世有江外、實主梁祀、霸先敢則臣民、任惟輔佐、

御下暴于戾虎輕上踰于老牛包此禍心遽行篡弑遂令羣盜欻起穹閭若過梁棟之間頭死鋒鏑之下旣甚南宮絕宋公之脰又過淖齒縮齊閔之筋自古逆子亂臣窮兇極悖未有如斯者昌實霧亂舊加篡戮殘虐相襲報復循環陳項穫自儲宮我之俘隸先朝深弘寬宥免其釁鼓置之夷邸淹歷歲時芻豢費上林之牧廩邮索長安之米其兄篟發常山之念屢致誠請國務孤首之感已禮遣送項稟性兇嚚不義不昵害及猶子僭其僞位朝廷遠撫長蘘含垢匿瑕遍省不戲輶軒繼路東夏克平威震淮海乘勝席卷咸請南轅高祖已得原失信義有不取懷遠字小理存久大而違盟背惠或從茲始搖蕩我邊陲侵軼我彭泗我是巳有呂梁之役麾下裴忌程文秀之輩李緒蔣元舉之徒束手軍前不可勝計積甲等孤桐之岫溺卒斷浮磬之流項長惡愈甚守迷不變據如掌之地延翹足之項猶怒臂當轍舉尾支山習黃旗之謬談志靑蓋

之妖說、貫盈數盡、今實其時、加庚子應年、金火入斗、天道人事、宛若合符、混一之期、昭然可見、寡人不武、董茲戎律、內稟帷幄、出制大淵、部勒諸將、雷奔電擊、大將軍龍門公拓拔王述領巴蜀之兵一十二萬、出于白帝、水陸俱下、大將軍安昌公拓跋則領驍騎五萬濟于南岸、循江東轉、梁王舉一國之師、盡舳艫之盛、發自江陵、首尾不絕、行軍總管上柱國杞國公亮率步騎一十五萬、埽蕩山林、口自東關、行軍總管上柱國鄖國公士彥領人馬一十萬、濟自泗口、徑取廣陵、幕府精銳二十萬餘、長驅淮水、直指江左、並同集石首、大會金陵、凡此諸軍、皆從汧隴驍雄、幽并勇俠、扼犀拔象之夫、斬蛟埒兒之士、上谷漁陽之騎、追風嘯雲、荊門鄧塞之舟、浮江沉漢、篆砥、節堂谿之林、鸞羽加淇園之竹、旌旗壓霜戈劍竟野、鼓怒則江湖潰沸、叱咤則山嶽簸蕩、以此攻城、何城不陷、以此眾戰、誰能抗禦、將恐穆門霣霜、梧桐與楛櫟同焚、崑山火燎、天球共瑊

玞俱盡、故示㠯禍福、冀相全濟、陳項甚名識機知變、輿櫬轅門、當增安樂之封、加有歸命之禮、僞公卿㠯下、或中華之冠帶、流寓江淮、或東南之舊楚、世載名位、豈安危亂之邦、事夷裔之主、良由身居僞網、迹淪寇地、雖心存魏闕、無由自拔故耳、今正丈夫轉禍之秋、君子見機之日、若能投誠進款、展効立功、富貴榮華、義同俯拾、如有不達機運、敢拒王師、軍有嚴科、刑茲罔赦、檄文所到、咸共申省、文苑英華六百四十五

## 銅升銘

保定元年辛巳五月、晉國造倉、獲古玉升、暨五年乙酉冬十月、詔改制銅律度、遂致中和、累黍積龠、同茲玉量、與衡度無差、準爲銅升、用頒天下、內徑七寸一分、深二寸八分、重七斤八兩、天和二年丁亥正月癸酉朔十五日戊子校定、移地官府爲式、隋書律厤志上云此銅升之銘也

玉升銘

維大周保定元年、歲在重光、月旅蕤賓、晉國之有司、修繕倉廩、獲古玉升、刑制典正、若古之嘉量、太師晉國公以聞、敕納于天府、暨五年歲在協洽、皇帝乃詔稽準繩、考灰律、不失圭撮、不差累黍、遂鎔金寫之、用頒天下、以合太平權衡度量、隋書律麻志上

周開府高邑侯裴鴻碑

上闕君諱鴻河東聞喜人也口河南脫履志纓天下之圖趙城執上闕本州別駕逸足致遠口止于展驥父方興義陽太守良守有聞政踰于去虎 上闕為莫功潑丹染幼則斷織貽範志存俎豆長則垂帷遊藝遍該圖史 上闕貿跋勝褰帷南服頗稱愛士聞風悅焉有同飼蠶乃奏除龍 上闕襄陵巨鯨璜海緹帬青領篇號假名凡厥衣冠並罹鯨盜 上闕朗盟蹈燕寶有田單之武河西歸漢詎無竇融之績助以疏爵載發王言 上闕安西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太

相相府初開務殷任重登庸而納百揆負 闕上 斯在乃□為大丞
相府功曹參軍事加持節帥都督中軍將軍右金紫光 闕上 實有
□幹之才非亡爪牙之任動□之巨寔簡帝心乃賜姓宇文氏柱
國燕公擁旄 闕上 大都督領武陽公長史時鳳翔□与蜀□王□
等阻兵叩契竊據方 闕上 奇謀星旋月□之兵上谷漁陽之□□
踰百戰攻出九天殪彼攙搶竝 闕上 賢□□之任□□□乃除
大將軍輔成公司馬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 闕上 朝政謀
□□□破沃□□公作□神甸君又□本職帶雍 闕上 之譽獨□
□時吐谷渾蟻聚邊朔 闕上 之□上□嘉猷□□□出邊□□□
正進爵為伯其司錄贊治竝 闕上 參帷屋□□高祖武皇帝始自
登庸竝連其任二年尋轉御正陰岑 闕上 民部□□□□□□聿
宜事該土地之圖積兼都鄙之數在乎匡拂 闕上 大都督□州刺
史九曲□屯□襄州總管衞國公曰貴介之重推 闕上 周□之重

□□趙□之轄比蹤往烈時論榮之尋遷總管府長史又拜郢州
闕上名□□□宣無廢六條之□時吕江淮未一疆埸多虞命彼
舟師遠臨荆漢闕上常思効命鳴劍抵掌志在宣力淩波執鋭首
啟戎行旣而師律否臧雄圖弗闕上春秋五十九吕天和三年八
月八日薨乎建業客館陳人敬其誠節反闕上葛誠□上遺愛在
民高風餘論方傳不朽闕一行闕上望重袞職學優才品斯著□
□乃脩其賢必彖其芳不休邦与德樹驥足名闕上過世路羣飛
秉節識義金城乃歸策勳胙邑奄有邦畿經綸運始驅馳闕上班
三事職副六卿常伯□任邦敎立名陪藩首席刺舉腎城聯綬梟
印韍闕上使奉賢輕□軍陣駟馬旌旃黃埸積壞玄甲開泉將軍
有墓闕一行碑折本

魏故譙郡太守曹敬樂碑

君諱恪字敬樂沛國譙人也廿六先皇帝當高陽之世陸終之子曰

安是爲曹姓□□□□□□□□之□又封曹□于邾漢室龍興
曹參爲相魏武皇帝㠯英傑之上才□挺之睿哲□爲魏祖歷載
彌長君卽其後□□□□□□□□□霖黃初三年立爲河東王
食邑六千二百戶太和六年改封東海王嘉平元年薨諡曰定王
禮也子啟嗣君郎□□□□□□□□□□□逢茲不造□深思
遠大□後變起遂令夫人逵攜二子長道眞亥道□微行避難變
稱姓木㠯求万仝□□□□□□□□□□民□後魏太和三年
旨復曹□□□□□□□僞姚鄉郡太守雅望淵邃博愛文豔稟
德齊禮善修政化□□□□□□□□父協志尚清靜好學經詰
猗然挺立不可㠯非義虧其性孝德慈風稟大氣而自遠文流洞
照之勣因事㠯發□□□□□□□□□□途致惟安神素養不
慕榮貴逢大武皇帝親總六戎討逆□薛永宗蓋吳駕幸大州下
召鄉儁導引前駈□□□□□□□獲己從駕西行□平凶醜隨

赴北代遂充殿會士豪國有大議必使參焉□欲選□請乞歸侍
聖上加慰假安邑□□□□□□□積□稟質秀靈幼懷廉雅之
風長標獨善之策抱蘊德于奇年立成名于冠歲太和之季馬圖
殲覆孝文皇帝感□□□□舊指麾□□□□國誌兵法優長乃
勇略奮發遂提戈披幕先鋒擊賊前無橫陣搴旗斬馘□皇上□
□郎補千人軍將授□遠將軍駕還宮闕策勳飲至殿會之初□
□彌逆殄□皇帝臨軒宣救竅賚賞帛疋綵兩百餘段歌勞止之
詩聽歸侍養使得盡懽膝下□其孝德光于事親忠誠□于接物
穆穆閨庭之際恂恂鄉黨之間文麗雕篆學膽博通思入玄門性
□天道翺翔詩書之苑遊息禮樂之場若乃□□□□主汎愛己
親仁□里結諸密之懽朋故展篤誠之信輕財若水重義如山一
言可懷千金不恡景明中會安邑府君卒君居廬□禮至□□□
哀慟□中茹菽毀骨服慼雖闋餘痛在心每仰凱風占長篇遡寒

泉而不息三年泣血□□□也五十猶慕方□舜焉至延昌二年□遭母憂君扣石士呂窮號仰蒼天而自訴水漿不進□四晨哭泣不絕聲踰月喪過于哀有感行路毀□之至殆將滅性雖高柴泣血于□辰王脩□慕于社日無以過也去魏大統初君齒班踰矩旨授本土譙郡太守君妙□元□深入佛慧□□□□□□淨名超遥解脫之門放浪清曠之域君雖老而敬信喻篤年將暮而脩崇無怠于是□竭□資□□□身□融□敬造浮圖一區□□□□□□于□相□寫法華涅槃常奉讀誦恆持齋戒罔有勞倦方介尒景福貽我遠□之壽永究懸□之禮□大統十年秋忽遭疢疾□□□□□□□□咨汎汎之影已淪滔滔之波不住春秋九十有七終于臨民□□質旣殞□識懷悲豈□輟杵停歌云爾而已哉君有六子長迴歡次道歡次驃騎將軍右光祿都督漢陽太守又任虞州別駕長史□中□□次夏縣功□□賓□□□次宣威

將軍隴州治中司馬汧陽太守河北大郡主簿劉箬天和五年十
月卜葬平夏禹城之西□□原之南君□□壙□□□婣
□聞寃穸□溺零□□臨□而灑泣悲夫痛切也□孝□至深□
刊石□存□者子孫□慕之□□□感音儀之寂□□□之□
□□至德已作頌鑴崇碑已銘烈其詞曰
恢恢譙郡鬱鬱神區懐貞□□人□□□建魏督九服康衢□
□□□代稱譽宏濟六合繼響唐虞穆穆□靈□允倚□□□
□□□瀛州閭□誠内外□□□踰秉直□□豈獨史魚□□□
□□□□□□□□□□□□□入陣凶首□擒罷戎歸侍
□□□心□翔翥嬈文麗詞林□□□□□□□□□□□□
□□□□□□□□□□□□□□□□碑折本

王通墓誌銘 天和二年十月

公諱通其先太原人也粤乃仙嶽含靈毓祉禎圖而錫鼎誓淮分淑

應實錄㠯開宗、是㠯三公列而更榮、五侯封而載錫、自茲厥後、其髦不墜、祖明、濟郡中㬋舌、識度沖敏、志業詳雅、父冏、隨州主簿、驃腹清致、器量貞遂、公養志中和、資靈上德、趨庭學禮、立身之道自弘、步月開襟、讓客之風已遠、中為令德、遊藝依仁、賞逸閒居、不希榮祿、既而門巢結釁、百年之運已催、楹夢起祥、九泉之路俄涉、春秋六十有三、遘疾終于私第、嫡子脩文脩禮、衰絰露飢、痛結寒泉、粵㠯大周天和二年冬十月、窆于東城縣東五十里崇德鄉平原、禮也、東漸巨壑、波濤滉瀁、西望層山、烟霞出沒、頌德音而不朽、感生靈之倏忽、其詞曰、

惟鎬建官、惟唐命職、允文允武、克岐克嶷、開國承家、禮儀不忒、皇天無親、誕生哲人、摳衣問道、好古日新、如何不淑、奄喪斯文、前臨叢薄、後眺荒丘、風搏素蓋、日慘丹旐、庶銘明德、永播芳猷、碑拓本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周文卷二十一終

# 全後周文卷二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 釋氏一

### 釋慧命

慧命俗姓郭，太原晉陽人，住河陽仙城山善光寺。

#### 詳玄賦

惟一寶之淵曠，嗟萬相之繁雜，眞俗異而體周，凡聖分而道合。承師友之遺訓，精經論之傳芳，盤廛肅之小識，請與言于大方。何羣類之蠢蠢，處法界之茫茫，性窮幽而彌曉，理至寂而逾彰，既非空而非有，又若存而若亡。談祕密于慈氏，歎杳冥于伯陽，湛一虛而致極，總萬有㠯爲綱。雖卽事而易迷，亦至近而難識，非名言之所顯，豈情智而能測。口欲辨而詞喪，心將緣而慮息，故雖一音隨類之能，三轉任機之力，莫不停八正于寂泊之門，輟四辨于恬惔之

域、尋其體也、豁乎無際、眇乎無窮、源乎無始、極乎無終、解惑吕茲齊貫、染淨于此俱融、該空有而闃寂、括宇宙吕通同、論其用也、一而能多、靜而能亂、挺萬類之殊形、吐羣情之別觀、結五住之盤根起十纏之羈絆、隨迷悟而通塞、逐昏明而集散、四流因之漂蕩、六道吕之悠漫、三賢十聖、曖吕聯緜、二智五眼、暉而輝煥、暉升沈而共凝、派遂順吕分歧、體無非而不是、用無相而不為、若純金不隔于環釧、等積水不憚于漣漪、故令名用諠雜、蜂起紛馳、事若萬彰殊轍、理則千輪共挩、觀無礙于緣起、信難思于物性、猶寶殿之垂珠、若瑤臺之懸鏡、彼此異而相入、紅紫分而交映、法無定于心境、人靡隔于凡聖、物不滯于自他、事莫擁于邪正、何巨細之殊越、遂參互而容持、鄰虛含大千之界、剎那總三際之時、懼斯言之少信、借帝網吕除疑、蓋晳眼而能矚、豈惑識吕知之、覿九會之玄文、覽萬聖之遺則、勝常啼于東市、慕善財于南國、歷多城而進解、訪眾

師而出惑始承命于文殊終歸宗于妙德雖游形于法界未動足于祇園歎一王之侶虐嗟五熱之非貽掘手入和修之舍彈指開阿逸之門聞一音之常說極聖之恆存三九于茲絕聽二七自此亡魂斯甚深之境界亦何易而詳論悼寡識之多迷愍羣生之少慧保一異之四邪執斷常之雙計怖夢虎于長眠翫空花于久翳縈結纏而未解任漂流而莫濟背七覺而逾昏染六欲而方滯何理通而志隔既法是而情非忽聆嬭而獨往久迷逝而忘歸埋寶藏于窮舍匿明珠于敝衣抱一眞而不識縈萬惱以厭欲嗟余既已傷于悟晚且又悲乎命局藉五部之流耀蒙四依之晄餘涉講肆以開思託禪林而遣慾猴著鎖而停躁蛇入筒而改曲涉曠海以戒舟曉重幽以慧燭絕諍論于封想息是非于安情創斂緣于有覺終寂慮于無生顯眞宗之實相遣世用之虛名道莫遺于始行暗弗拒于初明擬六賊其方潰冀十軍之可平昬雲歌而還

散心河濁而更清，性海無增減，行月有虧盈，疑兔足之致淺，懼鴻毛之見輕，爲山託于始簣，庶崑崙之可成。廣弘明集二十九上

酬濟北戴先生逵書

幽林沙門釋慧命酬書濟北戴先生：夫一眞常湛，微妙于是同玄，萬聖乘機，逵順以之殊迹，是以西關明道，東野談仁，雕朴改工，有無異軫，今若括此二門，原茲兩教，豈不歸宗三轉，會入五乘，藉淺之深，資權顯實，斯若池分四水，始則殊名，海控八河，終無別味，檀越幼挺奇才，夙懷茂緒，華儕卓世，雅致參玄，智涉五明，學兼三教，益矣能志，蹈顏生之逸軌，損之爲道，躡李氏之玄蹤，雖復六經該廣，百家繁富，聖賢異派，儒墨分流，或事曠而文殷，或言高而旨遠，莫不納如瓶受，說似河傾，明鏡匪疲，洪鐘任扣，子逮抱以奇文長卿，悪其高趣，故雖秦楚分墟，周梁改俗，白眉青蓋，龜玉之價勿踰，棲鳳臥龍，魚水之交莫異，加以識鑒苦空，志排塵俗，形雖廊廟，器

乃江湖是已屬歎牽絲與言世網辭同應陸調令張處嗟朱火之遲傳慈淸波之速逝方應濯足從道洗耳辭樂九轉充虛四禪排疾然後尋八正已味一眞解十纏而遣三患斯之德也盜不至哉貧道識鏡難淸心塵易壅定慙華水戒非草繫才侔撮燭學謝傳燈內有愧于德充外無狎于人世是已淹滯一丘寫形遂林端居千仞託志筠松測四序于風霜候三旬于朓魄至乃夜聞山鳥仍代九成晝覩遊魚聊追二子蓬戶敝矜在原非病朱門結駟于我如雲所歎藤鼠易侵樹猿難靜勞想驚頭倦思羅足至于林凋秋葉徊無獨覺之明谷響春鶯終切聲聞之歎忽來承問曲見光擧幽氣若蘭淸音如玉誠復溢目致歡而實撫膺多愧雖識謝天池未辨北溟之說而事同泥井慙聞東海之談所冀伊人于焉加我黃石匪遙結期明旦白駒可縶用永終朝菩薇淸歡時因素札言不洗意報此何伸 廣弘明集二十七

釋慧曉

慧曉、

釋子賦

咄哉失念欻爾還覺（續高僧傳二十一慧命）

釋曇積

曇積、

諫周太祖沙汰僧表

僧曇積白皇帝大檀越德握乾坤心懸日月照燭無私之道卷舒不測之化能威卑白悲及僧尼控引之綱示之出路欲使清升練行顯迹于明時寡德沙門恥還于表俗爰降明詔責其試藝頒下諸州問其課業竊惟入道多端誠非一揆依相驗人有五理不足何者或有僧尼生年在寺節儉自居獨行要心不犯諸禁燒香旋塔頂禮殷勤合掌低頭忘飡日食但受性愚鈍于誦無緣習學

至誓，而不得下字，今量所告意須文誦聽者，爲是亞審試僧，不退實行，爲是正意偏幽，取曰明快，且實而不聽，行之本也，聽而不實，符之相也，若用爲有業，是不求備于一人，若實爲非僧，便責知于滿足，大覺智慧，不可思議，諸所爲法，天人頂受，況在凡夫，輒思改易，群聖自言，種種神變，于斯大法，不能加減，大人出世，識本知機，朽妙多方，化人曰漸，衆生根行，各各不同，令聖說經，互差不一，內外相通，亦無乖異，又如孔子領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升堂入室，莫過數人，自餘已外，豈容斥逐，今州郡縣各有學生，德及顏回，詎幾人也，可曰不及顏回，廢郡不立，可曰無德頑僧，並令還俗，不及顏回者，猶勝于野人，無德頑僧者，猶勝于外道，伏此二途，不足一也，或有專歸樹下，擎錫持盂，望中而餐，正命自活，名聞頓捨，利養無心，理觀除煩，遂闕文誦論，其人入道則內業有餘，究其文解則相功不足，何必聚衆京華，烝是德僧，孤投林野，咸非行士，故果有

生熟、不可以色相而喚、人有出沒、不可以形名而取、敢自三思、不足二也、或有營經造像、傾力積年、修補伽藍、要勤累歲、捨身濟物、不以寒苦、經心施藥、與人不以飢貧易志、但無聰力、日誦不過一言、旦夕栖栖、日讀不盈數紙、準其迴向、則善不空施、徵其發趣、則佛之真子、今無辜退俗、是枉濫行人、直性頗非、不足三也、佛說僧是福田、理難損抑、雖可年末形凡、而法服尊重、豈容朝施恭敬、自抑爲毀、愛惡無常、豈責其得失于一人之上、置不恆之式于十二神典、恐不合聖心、甚乖大趣、上損慈悲、下虧正化、唯設後世相傳、受誣僧之嚴、不足四也、今大周大國、僧尼未發、寺舍列然、有盈萬數、只應招延二部、濫淵其間、勁抗鳴鐘、爲國行道、方便鄉其長短、伽覓遊非、緇放還民、使棟梁空曠、若他方異國、遠近聞知、疑謂求兵于僧眾之間、取地于塔廟之下、深誠可怪、但頑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給民、豈能富國、深不斷除、惟止漸漸、一切眾生、其諸煩惱

若頓還圓修、是滅佛法、匪直損身、魔必得便、何者、一向純善精加供養、一向純惡退令還俗、此言所見深滅三寶、若麤細等看、魔雖得便何者、純善退麤成眾、麤重之人、猶生物善、經文道理、莫問粗細之行、唯不還俗、終成佛子、進退三思、不足五也、貧道餘年賤質、寄命關右、欽化承恩、得存道業、是以呻吟策杖、送此丹誠、忏忏之悠、伏增戰越、敬白、（廣弘明集二十七、一本在二十四。案文帝未嘗受禪、今此題稱大祖文、稱皇帝蓋明帝後追改）

## 亡名

亡名、俗姓宋、南郡人、本名闕、殆事梁元帝、官爵未詳、梁亡出家、為夏州三藏、宇文護迎還咸陽、不知所終、

### 答宇文護書

辱告、深具懷抱、寒暑異域、苦樂殊心、輒略常談、且陳事實、貧道稟質醜陋、恆嬰疾惱、因傴成恭、惟道是務、不習妻息五十二年、自捨

俗緣，十有五載，萬人歸國，皆停都邑，羸病一僧，獨流荒裔，無罪可罰，無能可使，百慮九思，是所未喻，

又列六不可十歎息書略結云

沙門持戒，心口相應，所列六條，若有一詭，生則蒼天厭之，死則鐵鉗拔之，烊銅灌之，俯戴三光，行年六十，不欺闇室，況乃明世，且鄉國殄喪，宗戚衰亡，貧道何人，獨堪長久，誠得收迹巖中，攝心塵外，支養殘命，敦修禁業，此本志也，將欲精舍乞食，王城任力，行道隨緣，化物，斯實願也，如其不爾，獨處巨壑，安能憒憒久住閻浮地乎，

續高僧傳九

寶人銘 法苑珠林作自誡

余十五而尚文，三十而重勢，位惟京都，喪亂冠冕，淪沒知識，零落殆盡，乃喟然歎曰，（續高僧傳有上六句法苑珠林無）夫以迴天倒日之力，一旦艸彫，岱山磐石之固，忽焉爐滅，定知世相無常，浮生虛僞，譬如朝露，

其停幾何大丈夫生當降魔死當飼虎如其不爾徒生何益不如修禪定足以養志誦讀經（綸高僧傳無定誦二字）足以自娛富貴名譽徒榮人耳乃棄其簪弁剃其鬚髮衣衲杖錫聽講談玄戰國未嘗安身無地自厭形骸甚于桎梏思絕苦本莫知其津大乘經曰如說行者乃名是聖不但口之所言小乘偈曰能行說為正不行何所說若說不能行不名為智者所以頓回好學勤改前非季路未修懼聞後語功勞智援役神傷命為道日損何用多知誓欲枯木其形死灰其慮降此患累以求虛寂乃作絕學箴亦名息心讚擬夫周廟其銘曰

法界內有如意寶人焉久緘其口銘其膺曰古之攝心人也誡之哉誡之哉無多慮無多知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勿謂何傷其苦悠長勿言何畏其禍鼎沸滴水不停四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岳將成防

末在本雖小不輕閽爾七竅閉爾六情莫窺于色莫聽于聲聞聲者聾見色者盲一文一藝空中小蚊一伎一能日下孤燈英賢才藝是曰愚拋捨棄濟楔耽溺淫麗識馬易奔心猿難制神既勞役形必損斃邪逕終迷修途永泥英賢才能是曰惛憒誇拙羨巧其德不弘名厚行薄其高速崩塗舒輪卷其用不恆內懷憍伐外致怨憎或談于口或書于手邀人令譽亦孔之醜凡謂之吉聖已之咎賞悅暫時悲憂長久畏影畏迹逾走逾劇端坐樹陰迹滅影沈厭生患老隨思隨造心想若滅生死長絕不死不生無相無名一道虛寂萬物齊平何勞何劣何重何輕何賤何辱何貴何榮澄天愧淨皦日慚明安夫岱岳固彼金城敬貽賢哲斯道利貞法苑珠林六十一續高僧傳九亡名

釋慧善

慧善幼出家住揚都栖玄寺梁亡入周

散花論序略

昔述之體，貴言約而理豐。余頗悉諸作，而今覼縷者，正由斯檄罕人許繁，是已觸義殷勤，逐文指掌，有詳略，見者但鑒茲焉。續高僧傳十慧韶

釋僧勔

僧勔，武帝時沙門，住新州願果寺。

難道論

勔曰：世之濫述云老子尹喜西度化胡出家，老子爲說經戒，尹喜作佛，教化胡人。又稱是鬼谷先生撰，南山四皓注，求善壽者，莫不信從，已爲口實。異哉此傳！君子尚不可罔，況貶大聖者乎？今且陳此說非眞，八世差錯，假託名字，亦乃言不及義，黷辱老子。意者勝人達士，不出此言，將是無識異道，誇競佛法，假託鬼谷四皓之名，附尹喜傳後，作此異論，用迷昏俗。竊聞傳而不習，夫子不許；妄作者凶，老君所戒。此之巨患，增長三塗，宜應糺正，救其此失。然教有

内外用生疑假人有賢聖多迷本迹故班固漢書品人九等孔丘之徒爲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老之儔爲中上類例皆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此則賢聖天分優劣自顯故魏文之聰悟也黃初三年下敕云告豫州刺史老聃賢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魯郡爲孔子立廟成未漢桓帝不師聖法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此祠之興由桓帝武皇帝以老子賢人不毀其屋朕亦以此亭當路行來者輒往瞻視而樓屋傾頹儻能壓人故令修整昨過視之殊整頓恐小人謂此爲神妄往禱祝違犯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知聞據斯以言稱露久矣世多愚人不尋前違故有此獎耳今攷據年月疑違誠言區別人世并內經外典對條例覽詳卷首邪正自辨續高僧傳三十僧勔

釋宗獻

宗獻、

遺瓊法師書

莊公學業優奧誠如宏選理副諸望用光于後然其頭大足小終無後成恐其徙轍餘宗耳續高僧傳十一道莊

釋法上

法上俗姓劉朝歌人高齊時相州定國寺戒師終于周

荅高麗國丞相王高德問法敎始末敘略

佛吕姬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十九出家三十成道當穆王二十四年癸未之歲穆王聞西方有化人出便即西入而竟不還吕此爲驗四十九年在世滅度已來至今齊代武平十年丙申凡經一千四百六十五年後漢明帝永平十年經法初來魏晉相傳至今流布續高僧傳

全後周文卷二十二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烏程嚴可均校輯

釋氏二

釋道安

道安俗姓姚馮翊胡城人周武敕住中興寺建德三年普滅佛道俏迹潛遁搜訪得之位以朝列不就

二教論

歸宗顯本一

有東都逸俊童子問于西京通方先生曰僕聞風流傾墜六經所以緝修詩尚滋彰二篇所以述作故援柔弘潤于物必濟曰儒用之不匱于物必通曰道斯皆孔老之神功可得而詳矣近覽釋教文博義豐觀其汲引則恂恂善誘要其旨趣則亹亹慈悲然三教雖殊勸善義一塗迹誠異理會則同至于老嗟身患孔歎逝川固

欲後外吕致存身感往吕知物化何異釋典之厭身無常之說哉但拘滯之流未馳高觀不能齊天地于一指均是非乎一氣致今談論之際每有不同此所謂匿摩尼于胎瞉掩大明于重夜傷莫二之淳風塞洞一之玄旨祈之彌劫寔可值哉敬請先生爲之開闡通方先生曰子之問也激矣哉可謂窮辨未盡理也僕雖不敏稽疑上國服膺靈章陶風下席今當爲子略陳其要夫萬化本于無生而生生者無生三才兆于無始而始始者無始然則無生無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別而心數弗亡故救形之教教稱爲外濟神之典典號爲內是吕智度有內外兩經仁王辯內外二論方等明內外兩律百論言內外二道若通論內外則該彼華夷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釋教爲內儒教爲外備彰聖典非爲誕謬詳覽載籍尋討源流教惟有二寧得有三何則昔玄古樸素墳典之誥未弘淳風稍離丘索之

大乃畢。故包論七典。統括九流。咸爲治國之謨。並是修身之範。故

藝文志曰。

儒家之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五德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其道最高者也。

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者南面之術。合于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是其所長也。

陰陽家者流。蓋出于羲和之官。敬順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

法家者流。蓋出于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敕法。此其所長也。

名家者流。蓋出于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

墨家者流蓋出于清廟之官茅屋棌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有鬼此其所長也

縱橫家者流蓋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長也

雜家者流蓋出于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無不貫此其所長也

農家者流蓋出于農稷之官播五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此其所長也若派而別之則應有敘敘若總而合之則同爲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談其籍也並皇家之一書予欲于一代之內令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臣競辨豈不上傷皇極莫二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眞所謂五蠶鴻猷眩曜朝野矣

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入真之軌轍論其文則部分十二語其旨則四種悉攝理妙域中固非名號所及化擅繫表又非情智所尋至于遺累落筌陶神盡照近超生死遠證泥洹播闡五乘接羣機之深淺該明六道辯善惡之升沈覺期出世而理無不周迦比王化而事無不盡能博能要不質不文自非天下之至慮孰能與斯教哉雖復儒道千家墨農百氏取捨驅馳未及其度者也唯釋氏之教理富權實有餘不了稱之曰權無餘了義號之爲實逌云善誘何放妙賞子謂三教雖殊勸善義一余謂善有精麤優劣宜異精者超百化而高升麤者循九居而安息安可同年而語其勝負哉又云教迹誠異理會則同爰引世訓以符玄教此蓋悠悠之所昧未暨其本矣教者何也詮理之謂理者何也教之所詮教若果異理豈得同理若必同教寧得異筌不期魚蹄不爲兔將爲名乎理同安在夫厚生情篤身患之誡遂興不悟遷流逝川之

歎乃作，並是方內之至談，諒非踰方之巨唱，何者，推色盡于極微，老氏之所未辯，究心窮于生滅，宣尼又所未言，可謂瞻之佀盡察之未極者也，故涅槃經曰，分別色心，有無量相，非諸聲聞緣覺所知，且聲聞之與菩薩，俱滅妄想之鄉，菩薩則恕兼九道，聲聞則獨善一身，其猶露潤之方巨壑，微塵之比須彌，況凡夫識想，何得齊乎，故淨名曰，無以日光，等彼螢火，若夫以齊而齊，不齊者未齊矣，以齊而齊于齊者，未齊焉，余聞善齊天下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夷嶽實淵，然後方平，積鳧截鶴，于焉始等，此蓋猶夫之野議，豈達士之貞觀，故諺曰，紫實睞朱，狂斯濫哲，請廣其類，更曉予懷，上至天子，下至庶人，莫不資色心以成軀，稟陰陽以化體，不可以色心是等，而便混以智愚，安得以陰陽義齊，則使同之貴賤，此之不可，至理皎然，雖強齊之，其義安在，

問曰先生涇渭孔釋清濁大懸與奪儒道取捨九流史遷六氏道家爲先班固九流儒宗爲上討其祖述並可命家論其憲章未乖典式欲言俱非情謂未可儻其都是何宜去取荅曰塗軌乖順不可無蹤朱紫之際久宜有在漢書十志並是古則藝文五行豈今始有農爲治本史遷不言安毀縱橫官典俱漏故孟堅之撰今古襃其是子長之論兼見貶其非是以前漢書曰史遷序墳籍則先黃老後六經論遊俠則退處士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羞貧賤此其爲弊也後漢書曰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春秋列時事上自皇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至于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也則崇黃老而薄五經輕仁義而賤守節此其大獘傷道所過極形之咎也又晉書禮樂志曰世稱子長史記奇而不周奇謂博古

遠遠、不周謂弊于儒道、儒道既弊、聖敎不興、何王尋之尙道廢儒、惑亂天下、變風毁俗、遂使魏晉爲之陵遲、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此皆國史實錄之文、奚獨可異、校其得失、詳列典志、取捨升降、何預鄙懷、

問老子之敎、蓋修身治國、絕棄貴尙、論大道則爲三才之元、辨上德則爲五事之本、猶陶埏之成造、譬橐籥之不窮、先生何爲抑在儒下、荅曰、余聞恬志大和者、不務變常、安時處順者、不求反古、故詩曰、不愆不亡、率由舊章、唯藝文之盛、易最優矣、吾子謂老與易何若、昔宓羲氏仰觀象于天、俯察法于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重六爻、孔子弘十翼、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故繫詞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說曰、夫有形生于無形、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

之始夫氣形質而未相離故曰渾淪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修之不得故曰易也孝經說曰奇者陽節偶者陰基得陽而成合陰而居數相配偶乃為道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謂之神此而退聽足賢于老也子謂仁由失德而與禮生忠信之薄安其所習毀所不見且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豈在飾敬之年責報之歲哉然老氏之旨本救澆漓虛柔善下修身可矣不尙賢能于治何續既扶易之一謙更是儒之一派幸勿同放兼棄五德

君為教主三

問徵尋哲製剖析離合云派而別之應有九教統而合之同一儒宗採求理例猶謂未當何者名穢鄧應法參惲商墨出由胡晨與野老斯皆製道賢達不可目為教首孔老聖歟可目命教故九流之中唯論其二儒教道教豈不婉哉答曰子之問也似未通遠夫

帝王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此蓋王業之盛事也、而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百王同其風、萬代齊其軌、若有位無才、猶虧弘闡、有才無位、灼然全闕、昔周公攝政七載、乃制六官、孔老何人、得爲教主、孔雖聖達、無位者也、自衛迴輪、始弘文軌、正可修述、非爲教源、柱史在朝、本非諧贊、出周入秦、爲尹言道、無聞諸侯、何況天子、既是仙賢、固宜雙缺、道屬儒宗、已彰前簡、

問孔子問禮于老聃、則師資之義存矣、又論語孔子自稱曰、吾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子曰孔聖而云老賢、比類之義義將焉在、褒貶乖中、說爲傾墊、答曰余既庸昧、奚敢穿鑿、廣習任誠、唯依謨典、楷子云、老子疏滑于學、九仙之術、尋乎練餌、斯或有之、至于聖也、則不云然、論語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依前漢書品、孔子爲上上類、皆是聖、目老氏爲中上流、並是賢、又何晏王弼咸云、老未及聖、此皆典達所位、僕能異乎、孔子曰、吾

無常師問禮于老聃斯其義也有問農云吾不如老農又問圃云吾不如老圃入太廟每事問豈農圃守廟之人而賢于孔上乎稱比遜詞斯其類也故知他評近實自謙則虛侮聖之談恐還自累問魯隱公者蓋是讓國之賢君而人表評爲下下老子者乃無爲之大聖漢書品爲中上故知班彪父子詮度險巇先生何乃引之爲證答曰吾子近取在預之談遠忽春秋之意隱公者桓公之庶兄也桓公幼小攝行政事及桓長大歸政桓公雖能歸政不能無猜譖毒于是縱橫遂爲桓公所弑既不自全陷弟不義讓國之美竟復何在此而非下孰有下乎漢書之評于是乎得且孔子受命遂號素王未聞載籍稱老爲聖言不關典君子所慙

問何書云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則狂子云聖也則不關學是何言歟答曰孔語生知學言積習向者論儒未云釋也上智下愚本不隨化中庸之類乃順化遷聖可爲狂則非上智狂可爲聖復

非下愚、書辨狂聖、皆中庸也、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此蓋中材之聖、非上智也、

詰驗形神四

問曰、先生云、救形之教、教稱爲外、撿尋雅論、實爲未允、易云、知幾其神乎、竊得雷同七典、皆爲形教、釋辨濟神、義將安在、答曰、書稱知遠、遠極唐虞、春秋屬詞、詞盡王業、至若禮樂之敬、則詩易之溫潔、皆明夫一身、豈論三世、固知教在于形、方者未備、洪範示遐乎生、表者存而未議、易曰、幾者動之微也、能照其微、非神如何、此言神矣、而未辨練神、練神者、閑情關照、期神曠劫、幽靈不亡、積習成聖、階十地而逾明、邁九宅而高蹈、此釋教所弘也、經曰、濟神拔苦、莫若修善、六度攝生、淨心非事故也、

仙異涅槃五

問、釋稱涅槃、道言仙化、釋云無生、道稱不死、其揆一也、何可異乎、

荅曰，靈飛羽化者，故稱神丹之方，無疾輕强者，亦云餌服之功，哀哉，不知善積前成，生甄異氣，壽夭由因，修短在業，佛法以有生爲空幻，故忘身以濟物，道法以固我爲真實，故服餌以養生，生生不貴存，存存何亂，縱使延期，不能無死，故莊周稱老子曰，古者謂之遁天之形，始以爲其人，今則非人也，倘非遁天之仙，故有蘇佚之弔，死狀風葬槐里，涅槃者，常恆清涼，無復生死，心不可以智知，形不可以像測，莫知所以名，强謂之寂，其爲至也，亦以極哉，縱其雙林息照，而靈智常存，體示闍維，而舍利恆在，雖復大椿遐壽，以彭年爲殤，非想多劫，與無擇對戶，凡聖理懸，動寂天異，焉可同時而辨升降，吾子何爲抗餘爝于日月之下，而欲與曦和爭暉，至于猶也，何至甚乎，

道仙優劣六

問先生高談壽夭，善積前生，業果雖詳，芝丹仍略，且道家之極，極

在長生、呼吸太一、吐故納新、子欲劣之、其可得乎、答曰、老氏之旨、蓋虛無爲本、柔弱爲用、渾思天元、恬高人世、浩氣養和、得失無變、窮不謀通、達不謀已、此學者之所以詢仰餘流、其道若存者也、若乃練服金丹、餐霞餌玉、靈升羽蛻、尸解形化、斯皆尤乖老莊立言本理、其致流漸、非道之儔、雖記奇者有之、而言道者莫取、昔漢武好方技、道有欒大之妖、光武信讖書、致有桓譚之議、書爲方技、不入墳流、人爲方士、何關雅正、吾子曷爲捨大而從小、背理而趣誕乎、

孔老非佛七

問、西域名佛、此方云覺、西言菩提、此云爲道、西云泥洹、此言無爲、西稱般若、此翻智慧、準此斯義、則孔老是佛、無爲大道、先已有之、答曰、鄙俗不可以語大道者、滯于形也、曲士不可以辨宗極者、拘于名也、案孟子以聖人爲先覺、聖王之極、寧過佛哉、故譯經者以

覺翻佛覺有三種自覺覺他及已滿覺孟軻一揆豈具此三菩提者梁大智度譯云無上慧然慧照靈通義翻爲道道名雖同道義尤異何者若論儒宗道名通于大小論語曰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若論釋典道名通于邪正經曰九十有六皆名道也聽其名則眞僞莫分驗其法則邪正自辨菩提大道已智度爲體老氏之道已虛空爲狀體用既懸固難影響外典無爲已息事爲義內經無爲無三相之爲名同實異本不相侶故知借此方之稱翻彼域之宗寄名談實何疑之有準如茲例則孔老非佛何已明其然昔商太宰問于孔丘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博聞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因用時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人乎孔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

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若老氏必聖、孔何不言、以此校之、理當推佛、

釋異道流八

問、後漢書云、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以此推之、則道教收佛、又佛經云、一切文字悉是佛說、非外道書、而先生高位釋教、在儒道之表、將不自局而近誣聖乎、荅曰、吾子援引漢書而問、余亦還以漢書而荅、後漢西域傳曰、張騫之著天竺、惟云地多溼暑、班勇之列身毒、正言奉佛不殺、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記、余聞之後記也、其國則殷平中土、玉燭和氣、靈智之所降集、賢哲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經典之盛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大修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但神明之耶、且好仁惡殺、蠲弊崇善、所以

賢達君子、多受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詭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辨莊周蝸角之論、未足以槩其萬一、尋漢書之錄兼而有徵、取其微義未譯、則云道書之流、談其神奇感驗、則言理絕天表、唯四滅賠諦博二諦並陳、總論九道、則無非佛說、別明三乘、則儒道非流、此乃在我之明證、非吾子之濡決乎

服法非老九

問經云釋迦成佛已有塵劫之數、或為儒林之宗、或為國師道士固知佛道冥如符契、又清淨法行經云、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丘、光淨菩薩、彼稱顏淵、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先生辨異、佀若自私、荅曰、聖道虛寂、圓應無方、無方之應、迺彼羣品器量有淺深、感通有厚薄、故令無像之像、像遍十方、無言之言、言充八極、應實塵沙、大略有二、八相感成、雙林現滅、斯其大也、權入六道、晦迹塵光、斯其小也、小則或畫卦以御時、播殖以利世、或修正

以定亂或行禮以誠物或談無而儆衆或說有而重費何爲老生獨非一迹故須彌四域經曰寶應聲菩薩名曰伏羲寶吉祥菩薩名曰女媧但今之道士始自張陵乃是鬼道不關老子何以知之李膺蜀記曰張陵避病瘧于丘社之中得呪鬼之術書爲是遂解使鬼法後爲大蛇所噏弟子妄迹升天後漢書稱沛人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劉焉家益州刺史劉焉遂任魯以爲督義司馬魯遂與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漢使者魯既得漢中遂殺張修而并其衆焉于漢爲逆賊戴黃巾服黃布褐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于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世謂之米賊陵傳其子衡衡傳于魯魯遂自號天師君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衆多者名曰治頭皆教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過而已諸祭酒各起義舍于同路同路懸亭置米肉以給行旅

食者甘脆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人犯法者先加三令然後行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為治民夷信向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通其貢獻自魯在漢垂三十年獻帝建安二十年曹操征之至陽平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聽率衆數萬拒關固守操破衛斬之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歸降閻圃說曰今以急往其功為輕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質功必多也于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寶貨倉庫魯本欲歸命國家其意未達今日之走以避鋒銳非有惡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魯卽與家屬出迎拜鎮南將軍封閬中侯而張角張魯等本因鬼言漢末黃衣當王于是始服之曹操受命以黃代赤黃巾之賊至是始平自此已來遂有茲獘至宋武帝悉皆斷之至寇謙之時稍稍還有今旣大道之世風化宜同小巫巾色實宜改復且老子大賢絶棄貴仰又是朝臣服色寧異古有專經之學而無服象之殊

黃巾布衣出自張魯國典明文豈虛也哉夫聖賢作訓弘裕溫柔鬼神嚴厲動爲寒暑老子誠味祭酒皆飲張魯鬼服黃布則齊直僞故然急緩可見自下略引張氏數條妄說用懲革未聞

或禁經止價玄光論云道家諸經制雜凡意紛迹邪險是故不傳但得金帛便與其經貧者造之至死不睹寶利無慈逆莫過此又其方術穢濁不清乃有扣齒爲天鼓咽唾爲醴泉馬屎爲靈薪老鼠爲芝藥貪此求道焉得乎

或妄稱眞道蜀記曰張陵入鵠鳴山自稱天師漢熹平末爲蟒蛇所噏于衙弈出尋屍無所畏負清議之譏乃假設權方已表靈化之迹生縻鵠足置石崖頂到光和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米民之山獠遂因妄傳販死利生造莫過此之甚

化

或含氣釋罪妄造黃書咒癩無端乃開命門抱眞人嬰兒迴龍虎戲備如黃書所說三五七九天羅地網士女溷漫不其爲歌用消禍其可然乎

或挾道作亂黃巾鬼道毒流漢室孫恩求仙禍延皇晉破國害民惑亂天下

或章書代德邏逆七祖乞免擔沙橫貲紙筆奏章太上戊辰之日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生民枉死嗚呼哀哉

或畏鬼帶符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日則停暉擬鬼千里血若受黃書赤章即是靈仙

或制民輸課、蜀記曰受其道一者輸米肉布絹器物紙筆薦席五綵後生邪濁增立米民

或解除墓門、左道餘氣墓門解除春秋二分祭竈祠社冬夏兩至祀祠同俗先受治錄兵符社契皆言軍將吏兵都無

發誠之議

或苦妄度厄、塗炭齋者事起張魯驢輾泥中黃土塗面擿頭懸榜埏埴使熱至義熙初王公期省去打拍只堪修都獮

泥額反縛頭而已貧此度厄何癡之甚

或募中作罪、夢見先亡輒云變怪召食鬼神罪將吏兵奏章斷之

或輕作兇佞、造黃神越章用持殺鬼又造赤章用持殺人取說世情不計殃罪陰謀懷嫉兇邪之甚

斯皆三張之鬼法、豈老子之懷乎、自于上代、爰至苻姚、皆呼衆僧、呂為道士、至寇謙之、始竊道士之號、私易祭酒之名、曹儉姚書、略可詳究、然法行經者、無有入醮、雖入疑科、未傷弘旨、摩訶迦葉、釋弟子、稟道聞戲、詎希方驥、三張符籙、詭託老言、捃採讖詞、召相扶助、復引實談、證其虛說、嗚呼可歎、幸深察焉、

問敘尋道家厥品有三、一者老子無為、二者神仙餌服、三者符籙

禁厭就其章式大有精麤麤者厭人殺鬼精者練屍延壽更有青
籙受須金帛王侯受之則延年益祚庶人受之則輕健少疾君何
不論唯貶鄙者荅曰子之所言何其陋矣唯王者興作非詐力所
致必有靈命以應天人至于符瑞不無階降上則河圖洛書次則
龜龍麟鳳此是帝王之符籙也今大周馭宇應厤受圖出震爲神
龕軒流景上置衢室下闕靈臺列彼三光搖兹二柄而德侔終古
動植效靈仁竝二儀幽明薦祉故眞容表相不假尋于具茨澄照
淵猷無惑求于象罔牢籠語默彈壓名言超絶有無迴踰彼此芻
狗萬機不可謂之爲有孝慈兆庶不可謂之爲無四海一家不可
謂之爲彼九州遼曠不可謂之爲此故遊之者莫測其淺深蹈之
者未窮其厚薄加以三足九尾赤雀綠龜嘉瑞相尋不時而至兹
乃大道弘仁光盈四表慶靈總萃厚祚無疆豈聖德之清謐天朝
之多士倘信鬼錄之談猶傳巫覡之說者哉昔神賜虢田若始求

田之義民供趙僕由初受爵之微此皆委巷鄙言子從所不許也然皇帝之號尊極天人之義王者之名大盡霸功之業當受命神宗廓風化于寰宇封禪山岳報成功于天地不見鬼言預經綸之始曾無詭說達致遠之宗徒誑惑生民敗傷王教亂俗擾動歸正無從唯孔子貴知命伯陽去奇伎奚取鬼符望致其壽若言受之必益今佩符道士悉可長年無籙生民並應短壽事既不徵何道之有

明典眞僞十

問老經五千最爲淺略上清三洞乃是幽深且靈寶尊經天文玉字超九流越百氏儒統道家豈及此乎答曰老子道經朴素可崇莊生內篇宗師可領暨茲已外製自凡情黃庭元陽採撮法華以道換佛改用尤拙靈寶創自張陵吳赤烏之年始出上清肇自葛玄宋齊之間乃行尋聖人設教本爲招勸天文大字何所詮談始

自古文大小兩篆㠯例求之都不相佀陽平鬼書于是乎驗晉元康中鮑靖造三皇經被誅事在晉史後人諱之改爲三洞其名雖變厥體尙存猶明三皇㠯爲宗極斯皆語出凡心實知非教不關聖口豈是典經而張葛之徒皆褋符禁化俗怪誕遠爽無爲哀哉吁何乃指蟲迹欲比蒼文㠯壽孔而方甘露乎

問道經幽簡不接利人佛經顯博源拔鈍士窮理徹事故然可見

荅曰釋典汪汪幽顯並蘊玄章浩浩廣略俱通大智度曰爲利人略說爲解義故爲利人廣說爲誦持故爲鈍人略說爲誦持故爲鈍人廣說爲解義故如般若一座敷玄鷲嶽及其皆益乃數十周智典既然餘經皆爾通言博在其鈍何誣之甚香城金簡龍宮玉牒天上人間經典何量八音部袠其數無邊十二該之罄無不盡可謂詩篇三百蔽者一言已此例之廣略可見詳其道經三十六部廣則定廣無略可收卽是鈍鈍何利之有廣而可略則非定廣

略而可擬則非定略釋典之深于是乎在

敎指通局十一

問姬孔立敎可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老莊談玄可以歸淳反素焉何無爲爲化足矣何假胡經又譬抽髮削毀容易姓可以化彼强夷不可施之中夏其猶車可陸運不可泛流船可水行不宜陸載佛經怪誕大而無徵怖以地獄則使怯者寒心誘以天堂則令愚者虛企豎說塵劫倚云不遙傍談沙界猶言未遠或說貧由慳至富藉施來貴因恭恪賤與侮慢慈仁不殺則壽命延長殘掠漁獵則年算減夭尋討云云難相符允竊見好施不害貧而早終慳貪多殺富而長壽禪戒苦節嬰羅疾患坑殘至廣封賞始隆信謂苦惱由惑而生爵祿因殺而得其猶種角生葦毋子乖張牛毛生蒲因果不類雖言業報無以懲心徒說將來何殊繫影未若陶甄稟于自然森羅均于獨化忽焉自有怳爾而無吉凶任運離合非

我人死神滅其猶若鑪膏明俱盡知何所至胡勞步驟于空談之際馳騁于無驗之中答曰異哉子之所陳何其鄙也果以拘纏窨井封守一方故耳孟子曰人之所知未若人之所不知信矣吾嘗告子古之明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所以方內階漸猶未可頓者也至于鈎七順時禁四民之暴三驅之禮顯王迹之仁可謂美矣未盡善也尋先王制作局云寰宇天分十二野極流沙地列九州西窮黑水談遺過去辨略未來事盡一生未論三世豈聖達之不知信嘉緣之未構釋迦發窮源之眞唱演大哀之洪慈上極聖人下及蜫蟻等行不殺仁人之至也若乃道包眞俗義冠精靈移仁壽于菩提徙敎義于權實使宗虛者悟空空之旨存有者進戒定之權于是慧光遐照莊王因覩夜明靈液方津明帝以之神夢眞謂遂通資感悟涉藉緣運值百齡齊均萬劫于是泰景西使而摩騰東逝道揚皇漢之朝訓敷永平之祀物無

爝螢入斯草偃始知放華猶昏而文宣未旭者也吾子初云其同而未識其異故知始之所同者非同末之所異者非異何則修淯道者務在反俗俗旣可反道則可淯反俗之說莫先剃落而側髮毁容事存高素辭親革愛趣聖之方祛嗜欲于始心忘形骸于終果何眷戀乎三界豈留連于六道泰伯文身斷髮匪是西夷范蠡易姓改名豈非東夏近讓千乘論語稱其至德遠辭九德豈羅氏族之拘故阿含經曰四姓出家同一釋種莊子舟車之喻譬已古今猶禮有損益樂有相沿吾子何爲濫云國土唯聖化無方不已人天乖應妙化無外豈已華戎阻情是已一音演唱萬品齊悟豈已夷夏而爲隔哉維摩經曰佛已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夫纖介之惡歷劫不亡毫釐之善永爲身用但禍福相乘不無倚伏得失相襲輕重冥傳禍成則天堂自至罪積則地獄斯臻此乃必然之數無所容疑若造善于幽得報于顯世謂陰德人咸信矣

造惡于顯得報于幽斯理盡然寧不信也易曰積善必有餘慶積惡必有餘殃而商臣肆惡乃獲長壽顏子庶幾而致早終伯牛含沖和而納疾盜跖抱凶悖而輕彊斯皆善惡無徵生茲網惑若無釋敎則此塗永蹟矣經曰業有三報一者現報二者生報三者後報現報者善惡始于此身苦樂卽此身受生報者次身便受後報者或二生或三生百千萬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于心心無定司必感于事緣有彊弱故報有遲速故經曰譬如負債彊者先牽此因果之賞罰三報之弘趣自非通才達識罕得其門世或有積善而得殃或有凶邪而致慶此皆現業未熟而前報已應故曰禎祥遇禍妖孽享福疑侶之嫌于是乎在斯則顏子短壽運鍾在昔今之積德刊在方將盜跖長年酬于往善今之肆惡衰在未來案此下有脫文注曰楚穆王字商臣楚成王之太子世有殺父之愆謚之爲穆名實之差起于此矣此皆生後一報非現報也故經曰雜業

故雖受如歌利王之刖羼提現被辟毘末利夫人供養須菩提見為王后若斯之流皆現報也子云多殘為富貴之因持戒為患疾之本經有成證可得而言矣或有惡緣發善業多殺而致爵或有善緣發惡業多禪戒而獲痲病從惡業而招豈修善而得貴從善業而與非抗殘所感故論曰是緣不定非受不定受定者言因不可變也其猶種稻得稻必不生麥麥雖不生不可陸種地為緣也稻即因矣然陰果浩博諒難詳究依經誠言略標二種一者生業二者受業俱行十善同人身生業也貧富貴賤聰鈍短長受業也故施獲大富慳致貧窮忍得端正瞋招醜陋相當因果也唯業報理微通人尚昧愚不能及邪見是興或說人死神滅更無來生或云聚散莫窮心神無間或言吉凶苦樂皆天所為或計諸法自然不由因得果召禍福之數蔽謝于六府苦樂之報迭代而行遂使遇之者非其所對乃謂名教之書無宗于上善惡報應無徵于下

若能覽三報以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不答仲由，斷可知矣。是故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糜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其變，無窮。又嬴博之葬曰：骨肉歸乎地，神氣無不之。釋典曰：識神無形，假乘四蛇，形無常主，神無常家。斯皆神馳六道之明證，形盡一生之朗說。未能信經，希詳軒昊，因茲而觀，佛經所以越六典絕九流者，豈不以疏神達要，陶鑄靈府，窮源盡化，水鏡無垠者矣。

依法除疑第十二

于是童子愀然而怒曰：僕聞釋典沖深，非名教所議，玄風悠邈，豈器象所該，故染蹟風流者，脫形梏于始心，妍理窮味者，蕩心塵于終慮，抗志與夷皓齊蹤，潔己與巖鄭等迹，忽榮譽，去嗜欲，然釋訓稍陵，競爲奢侈，上滅父母之資，下損妻孥之分，齋會盡肴膳之甘，塔寺極莊嚴之美，豁私家之年儲，費軍國之資實，然諸沙門秀異者寡，受茲重惠，未能報德，或墾植田圃，與農夫等流，或估貨求財

與商民爭利、或交託貴勝、㠯自矜豪、或占算吉凶、徇于名譽、遂使澄源漸濁、流浪轉深、僕所㠯致怪、良在于斯、誠欲親心佛法、讚仰餘風、覩此悵然、洗心無託、先生憮然而笑曰、余聞鱗介之物、不達皋壤之事、毛羽之族、豈識流浪之形、類異區分、固其宜耳、惟十性淵博、含生等有、二諦該深、物我斯貫、辨有也則九道森然、談空也則萬像斯寂、故般若曰、色卽薩婆若、薩婆若卽色、然色是無知之頑質、薩婆若諸佛之靈照、論有居然無別、言無一而莫異、極矣哉、老氏之虛無、乃有外而張義、釋師之法性、乃卽色而遊玄、遊玄不礙于器象、何緣假之可除、卽色而冥乎法性、則境智而俱寂、般若曰、不壞假名、而說法實相、維摩曰、但除其病、而不除法、信哉此道、孰可遠乎、故能拯溺俗于沈流、拔幽根于重劫、遠開三乘之精、廣闢天人之路、夫大士建行、㠯檀度爲先、標牓宗極、㠯塔寺爲首、施而有報、匪歲虛費、惠而有德、豈曰空爲、且精微稍薄、華侈漸興、失

在物懷何關聖慮故崇軒玉璽非堯舜之心翠居麗食豈釋迦之意今大周馭宇淳風遐被震道綱于六合布德網于八荒川無扣浪之夫谷無含歎之士四民咸安其業百官各盡其分嘉穀秀于中田倉庫積而成杇方將擊壤已頌太平鼓腹而觀盛化吾子何拘妄慮窮極古人歎曰才之爲難信矣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充四科數不盈十其中伯牛惡疾回也六極商也慳恡賜也貨殖求也聚斂由也凶頑而舉世推藏爲人倫之宗欽尚高軌爲搢紳之表百代慕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于沙門苦相致節盖髮膚微闕世人之所重而沙門遺之如脫屣名位財色有情之所滯而沙門視之如秕糠斯乃忍人所不能忍去人所不能去可謂超世之津梁弘道之勝趣也錄其脫俗之誠足消四事採其高尚之迹可報四恩況僕于此者乎夫崑山多玉尚有瓅沙浮水豐金寧無土石沙門之中禪禁實多不無五三缺于戒律正可已道廢人不

應已入滅道子何棄此遂背經教故經曰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識不可見紂跖之蹤而忽堯孔之軌覽調達之迹而忘妙德之風今當為子撮言其致三乘俱出生死而幽鴛大育淺深九流咸明宇內沖曠盛無總別備經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既云德本道高仁義之迹教之由生遺與因之已弘然則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孝慈為總予何惑焉儒之為統予何疑焉于是童子莞然而悅曰夫柏梁之構興乃知茆茨之仄陋仰日月之彌高何巨陵之可窺覩真筌之邃廓覺世訓之為近尋二經之實談悟三張之詭妄佛生西域形儀罔覿教流東土得聽餘音然神蹤曠遠理乖稱謂因果寂遼信絕名言今已淺懷得聞高論銷疑散滯渙若春冰始知釋典茫茫該羅二諦儒宗硌硌總括九流信條常談無得而稱者矣僕誠不敏謹承嘉誨廣弘明集八

訓門人遺誡九章

敬謝諸弟子等夫出家爲道至重至難不可自輕不可自易所爲重者荷道佩德縈仁負義奉持淨戒死而後已所爲難者絕世離俗永割親愛迴情易性不同于衆行人所不能行割人所不能割忍苦受辱捐棄軀命謂之難者名曰道人道人者導人也續高僧傳作行道人也行必可服言必可法被服出家動爲法則不貪不諍不讒不匿學問高遠志在玄默是爲名稱參位三尊出賢入聖滌除精魂故得君王不臣其報父母不望其力普天之人莫不歸攝捐妻減養供奉衣食屈身俯仰不辭勞恨者以其志行清潔通于神明惔怕虛白可奇可貴自獲荒流道法遂替新學之人未體法則棄正著邪忘其眞實以小黠爲智以小恭爲足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退自推觀良亦可悲計今出家或有年歲經業未通文字不決徒喪一世無所成名如此之事不可深思無常之服非旦即夕三塗苦痛無强無弱師徒義深故以申示有情之流可爲永誡

其一曰卿已出家永違所生剃髮毀容法服加形辭親之日上下涕零割愛崇道意凌太清當遵此志經道修明如何無心故存色聲悠悠竟日經業不成德行日損穢積遂盈師友慚恥凡俗所輕如是出家徒自辱名今故誨勵宜當專精

其二曰卿已出家棄俗辭君應自誨勵志果清雲財色不顧與世不羣金玉不貴惟道爲珍約己守節甘苦樂貧進德自度又能度人如何改操趨走風塵坐不暖席馳務東西劇如徭役縣官所牽經道不通戒德不全朋友嗤弄同學棄捐如是出家徒喪天年今故誨勵宜各自憐

其三曰卿已出家永辭宗族無親無疏清淨無欲吉則不歡凶則不哭超然縱容豁然離俗志存玄妙軌眞守樸得度廣濟普蒙福祿如何無心仍著染觸空諍長短銖兩斗斛與世諍利何異蕢僕經道不明德行不足如是出家徒自毀辱今故誨示宜自洗沐

其四曰卿已出家號曰道人父母不敬君帝不臣普天同奉事之如神稽首致敬不計富貧倘其清修自利利人滅劉之責一米七斤如何怠慢不能報恩倘縱遊逸身意虛煩無戒食施死入泰山燒鐵爲食融銅灌咽如斯之痛法句所陳今故誨約宜自改新

其五曰卿已出家號曰息心穢褻不著唯道是欽志參清潔如玉如氷當修經戒以濟精神衆生蒙祐幷度所親如何無心隨俗浮沉縱其四大恣其五根道德遂淺世事更深如是出家與世同塵今故誡約幸自開神

其六曰卿已出家捐世形軀當務竭情泥洹合符如何擾動不樂閑居經道損耗世事有餘清白不顯反入泥塗過影之命或在須臾地獄之痛難可具書今故戒勵宜崇典謨

其七曰卿已出家不可自寬形雖鄙陋使行可觀衣服雖粗坐起令端飲食雖疏出言可餐夏則忍熱冬則忍寒能自守節不飲盜

泉不肖之供足不妄前久處利室如臨至尊學雖不多可齊上賢

如是出家足報二親宗族知識一切蒙恩今故戒汝宜各自敦

其八曰卿已出家性有昏明學無多少要在修精上士坐禪中士誦經下士堪能塔寺經營豈可終日一無所成立身無聞可爲徒生今故誨汝宜自端情

其九曰卿已出家永違二親道法革性俗服離身辭親之日乍悲乍欣邈爾絕俗超故埃塵當修經道制己履真如何無心更染俗因經道已虧行無毛分言非可貴德非可珍師友致累恚恨日殷如是出家損法辱身思之念之好自將身法苑珠林六十一梁高僧傳續高僧傳三十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鹽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周文卷二十三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釋氏三

衞元嵩

元嵩俗姓衞，河東人，梁末出家，居成都野安寺，周平蜀入關，師事亡名，天和二年上書，賜爵蜀郡公，後竟廢佛還俗，有元包數五卷。

上書請造平延大寺

唐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爲本，安樂含生，終不苦役黎民，虔恭泥木，損傷有識，隂益無情，今大周啟運，遠慕唐虞之化，無浮圖以治國，而國得安，齊梁之時，有寺舍以化民，而民不立者，未合道也，若言民壞不由寺舍，國治豈在浮圖，但教民心合道耳，民合道

則國安道滋民則治立是以齊梁竟像法而起、九級連雲、唐虞憂庶人而累土階接地、然齊梁非無功于寺舍而祚不延、唐虞豈有業于浮圖、而治得久、而大周啟運、繼麻膺圖、總六合在一心齊日月而雙照養四生如厚地覆萬姓同玄天實三皇之中興、嗟兆民之始遇、成五帝之新立慶黎庶之逢時、豈不慕唐虞之勝風遺齊梁之末法、嵩請造平延大寺容貯四海萬姓、不勸立曲見伽藍偏安二乘五部、夫平延寺者、無選道俗、罔擇親疏、以城隍為寺塔、即周主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為聖衆、推令德作三綱、遵耆老為上座、選仁智充執事、求勇略作法師、行十善以伏未盈示無貪以斷偷劫、是則六合無怨紂之聲、八荒有歌周之詠、飛沈安其巢穴、水陸任其長生、廣弘明集七

請有德貧人、免丁輸課、無行富僧、輸課免丁、輸課免丁、則諸僧必望停課、爭斷慳貪、貧人免丁、衆人必望免丁、競修忠孝、此則興佛

法而安國家，實非滅三寶而危百姓也。有十五條總是事意：勸行平等，非滅佛法；勸不平等，是滅佛法；勸行大乘；勸念貧賤；勸捨慳貪；勸人發露；勸益國民；勸獠為民；勸人和合；勸恩愛會；勸立市利；勸行敬養；勸寺無軍人；勸立無貪三藏；勸少立三藏；勸僧訓僧；勸敬大乘戒。上列事條，反則滅法，順則興道，并陳表狀，及佛道二論，立主客論小大。已上廣弘明集七。案此一段乃約文，下又約文云：嵩已理通，我不事二家，唯事周祖，已二家空立其言，而周祖親行其事，故我事帝不事佛道，立詞煩廣三十餘紙，大略已慈收為先，彌縱奢泰，不崇法度，無言毀佛，有叶真道也。

三易異同論

夫尙質則人淳，人淳則俗樸，樸之失其弊也蠢，蠢則變之以文。尙文則人和，人和則俗順，順之失其弊也諂，諂則變之以質。質以變文，文以變質，亦猶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此聖人之用心也。豈苟相反背，而妄有述作焉。元包注

任道林

道林一作道琳同州法師

修述鄴宮新殿廢佛詔對事

周建德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臨鄴宮新殿內史宇文昂上士李德林收上書人表于時任道林已表上之上士覽表曰君二教也聖主機辯特難酬荅可思審之對曰主人鋒辯名流十方林亦早聞矣正自聞辯故來得辯無爽云云乃引入上階御座西立詔曰卿既上事助国治政朕甚嘉尚可條別目申勿廣詞費林乃上安撫齊餘省減賦役事帝俯納之奏曰林原誓弘佛道向且尊論俗政似欲諂附宮父其實天心護法自釋氏弘訓權應無方智力高奇廣宣正法救茲五濁特拔三有人中天上六道四生莫不皈依迴向受其開悟自漢至今踰五百載王公卿士遵奉傳通及至大周頓令廢絕陛下治襲前王化承後帝何容偏于佛教獨不師古如其非善先賢久滅如言有益陛下可行廢佛之義臣所未曉詔曰

佛生西域寄傳東夏原其風教殊乖中國漢魏晉世佀有若無五胡亂治風化方盛朕非五胡心無敬事旣非正教所以廢之奏曰佛敎東傳時過七代劉淵篡晉元非中夏以非正朔稱爲五胡其漢魏晉世佛化已弘宋趙苻燕久習崇盛陛下恥同五胡盛修佛法請如漢魏不絕其宗詔曰佛義雖廣朕亦嘗覽言多虛大語好浮奢罪則喜推過去無福則指未來事者無徵行之多惑論其勸善未殊古禮研其斷惡何異俗律篤嘗爲廢所以暫學決知非益所以除之奏曰理深語大非近情所測時遠事深豈小機欲辨豈以一世之局見而拒久遠之通議方迷忽悟不亦過乎是以佛理極于法界敎體通于外內議行自他俱益辨果常樂無爲樹德恩隆天地受道廣利無邊見奇則神通自在布化則萬國同歸救度則怨親等濟慈愛則有識無傷戒除外惡定止內心非慧照古今智窮萬物若家家行此則民無不治國國行此則兵戈無用今雖

不行何處求益因重奏曰臣聞孝者至天之道順者極地之義所以通神明光四海百行之本孰先此孝爲世道將傾魏室崩壞太祖奮威補天夷難創啟王業陛下因斯鴻緒遂登皇極君臨四海德加天下追惟莫大終身無報何有信己心智執固自解倚恃爪牙任從王力殘壞太祖所立寺廟毀破太祖所事靈像休廢太祖所奉法教退落太祖所敬師尊且父母牀几尚不敢損虧況父之親事輒能輕壞國祚延促兆由于佛政治興毀何關于法豈信一時之慮招萬世之譏愚臣冒死特爲不可詔曰孝道之義當非至極若專守執惟利一身是使大智權方反常合道湯武伐主仁智不非尾生守信禍至身滅事若有益假違要行儻非合理雖順必虧不可護己一名令四海懷惑外乖太祖內溷黔元令沙門還俗省侍父母成天下之孝各各自活不惱他人使率土獲利捨戎從夏六合同一即是揚名萬代以顯太祖即孝之終也何得言非奏

曰若言壞佛有益毀僧益民符太祖康日玄鑒萬理智括千途必佛法損化即尋除蕩豈肯積年恭敬興遍天下又佛法存日損虐是何自破已來成何利潤若實無益豈非不孝詔曰法興有時道亦難準制由上行王者作則縱有小利尚須休廢況佛無益理不可容何者敬事無徵招感無效自救無聊何能益國自廢已來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師日盛東平齊國西之妖戎國安民樂豈非有益若事有益太祖存日屢嘗討齊何不見獲朕壞佛法若是益國亦可亡身既平東夏明知有益廢之合理義無更興奏曰自國立政唯資于道制化養民豈高于德止見道消國喪未有兵強祚久是以虐紂恃衆禍傾帝業周武修德福集皇基夫差驕戰遂至滅身句踐以道危而更安以此論之何關壞佛退僧方平東夏直是毀佛當此託定之時偶然斯會安謂壞法有益若爾湯武有夏文王滅崇武王誅紂秦并天下亦漢滅項此等諸君豈由壞佛自

後交論、譏毀人法、或曰抗禮君親、或謂妄稱佛性、或譏辯析色心、或重見作非業、或指身本陰陽、林皆隨難消解、帝雖構難重疊三番五番、窮理盡性、林則無疑不遺、有難斯通、帝曰、鄉言業不乖理、凡有入聖之期、性非業外、道有通凡之趣、此則道無不在、凡聖該通、是則敎無孔釋、處崇如是之言、形通道俗、徒加剃翦之飾、是知帝王卽是如來、宜停丈六、王公卽是菩薩、省事文殊、耆年可爲上座、不用賓頭、仁惠眞爲檀度、豈假棄國、和平第一精僧、盡勞布薩、貞謹卽成木叉、何必受戒、儉約實是少欲、無假頭陀、蔬食至好長齋、豈煩斷穀、放生妙同無我、何藉解空、忘功全過大乘、盡希般若、文武直是二智、不觀空有、權謀終成巧便、豈待變化、加官眞爲授記、無謝證果、爵祿交獲天堂、何待上界、罰戮見感地獄、不指泥犂、臣民爲子、可爲大慈、四海爲家、卽同法界、治政曰理、何異匡救、安樂百姓、盡殊拔苦、翦罰殘害、理是降魔、君臨天下、眞成得道、汪汪

何殊于淨土濟溺豈謝于迦維卿懷異見妄生偏執卽事而言何處非道奏曰伏承聖旨義博言深融道混俗移尊斂跡乃令觸處乘眞有情俱道物我咸適千徒齊一美則美矣愚臣尚疑若使至道唯一則無二可融若理極外內則自可常別若一而非一則半是半非二而無二則乍道乍俗是則緇素錯亂儒釋失序外內交雜上下參倫何道遠沈清化亦是近惑塵俗是以陰陽同氣生殺極殊天地齊形高卑當異不可以其俱形而使地動天靜或者見其並氣而令陰生陽殺卽事永無此理虛言難可成用所以形齊氣一可得言同生殺高卑義無不別故使同而不同一而不一道俗之理有齊無與無爲自別又若王名雖一凡聖天殊形事微同覺狹全異是故儒釋與無始俱興道俗共天地同化若欲混之爲一正可以道廢俗如其俱益于世則兩理幽顯齊明今則與一廢一直成不可詔曰卿言道俗天殊全乖內外亦可道應自道無預

于俗、釋應自釋、莫依儒生道若唯道道、何所利、佛若獨佛、化有何功、故道俗相資、儒釋更顯、卿不因朕言、卿欲何論、是以內外抑揚廢興彼此、今國法不行、王法所斷、廢興在斆、常理無違、義無常興廢有何咎、奏曰、仰承聖旨如披雲覩日、伏聽敕訓實如聖說、道不自道、非俗不顯、佛不自佛、唯王能興、是以釋教東傳時經五百、弘通法化、要依王力、是知道藉人弘、神由物感、佛之成毀、功歸聖旨、道有興廢、義無恆久、法有隱顯、理難常存、比來已廢、義無卽行、休勢既久、興期次及、興廢更迭、理自應機、並從世運、不亦宜乎、詔曰、帝王之法、善決取捨、明斷去就、審鑒同異、妙察非常、朕于釋教、以濟恩于府內、校量于今古、驗之以行事、算之以得失、理非常而不要、文高奇而無用、非無端而棄廢、何愛憎于儒釋、奏曰、弘法之本、必留心于達人、通化之旨、要存志于正道、勿見忤已以惡者、懷之以疏隔、容己以美者、歡心以親近、是則自惑于所見、自亂于所斷

不可數聞有傷正之言遂便信納從唱而和乘生是非尋討愆短日滋增漲是則以偽移眞衆聲惑志故令當疏者更進之當親者更遠之遂使談論偏駁取捨專非斯乃害眞之禍患喪懷之妖累于是帝不荅乃更開異途以發論端問曰朕聞君子舉厝必合于禮明哲動止要應于機比頻賜卿食言不飲酒食肉且酒是和神之藥肉是充飢之膳古今同味卿何獨鄙若身居喪服禮制不食卽如今賜自可得食可食不食豈非過邪奏曰貪財喜色貞夫所鄙好膳嗜美廉士所惡割情從道前賢所歎抑慾崇德往哲同嗟況肉由殺命酒能亂神不食是理寧可為非詔曰肉由害命斷之且然酒不損生何為頓制若使無損計罪無過言非飲漿食飯亦應得罪而實不爾酒何偏斷奏曰結戒隨事得罪據心肉體因害食之卽罪酒性非損過由與神餘處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卽除過所以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詔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有耐

酒之人能飲不醉又不弊神亦不生罪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無過不能招咎何斷斷酒以成戒善可謂能飲耐酒當名持戒少飲即醉是大罪人奏曰制過防非本爲生善戒是正善身口無違緣中止息遮性兩斷乃名戒善今耐酒之人既不亂神未破條戒實理非罪正以飲生罪酒外違遮教緣中生犯仍名有罪以乖不飲猶非持戒詔曰大士懷道要由妙解至人高遠得其不執融心與法性齊寬肆道共虛空同量萬物無不是善美惡何有非道是則居酒肉之中寧能有罪帶婦懷兒而遊豈言生過故使太子以取婦得道周陀以捨妻沈淪淨名以處俗高達身子以出家懸執是故善者未可成善惡者何足言惡禁酒斷肉之奇殊乖大道奏曰龍虎以銛牙爲能猨鳥以超翔爲才君子以解行爲道賢哲以真實成德故使內外稱奇緇素高尚若唯解而無行同沙井之非潤尋虛而不實侶空雲而無雨是以匠萬物者以繩墨爲

臣御天下者、以法理為本、故能杜防邪萌、防絕姦宄、故使一行之失、痛于割肌、一言之善、重于千金、若使心根妙解、則居惡為善、神智虛明、處罪成福、亦可移臣賤質、居天重任、迴聖極尊、處臣卑下、是則君臣雜亂、上下倒錯、即事不可、古今未有、何異詞談忠孝、身恆叛逆、語論慈捨、形常殺塗、口開百技、觸事無能、言通萬里、足不出戶、斯皆情切事奢、虛高無用、是以才有大而無明、理有小而必適、執此為道、誠難取信、諺曰、執情者未可論道、小智者難與談真、是以井坎之魚、寧知東海深廣、鷰雀籬翔、詎羨鵬鳳之遊、斯皆囿小以為大、趣守文以害通途、若以我我于物、無物而非我、以物物于我、無我而非物、我既不異于物、物復焉異于我、我物兩亡、自他齊一、虛心者是物無不同、遺功者無事而不可、奏曰、仰承聖旨、名義深博、宗源浩汗、究察莫由、事等窺天、誰測其廣、又同測海、寧識其深、若以小小于大、無大而不小、以大大于小、無小而非大、大無

不小則秋毫非小小小無不大則太山非大大故使大大非大小小小非小大是則小大異于同大小同于異無大小之異同何小大之同異方知非異可異同盈有同可同異無同可同異非異同無異可異同無同異是故無同而同非同無異而異非異何同異而可異同非異同而可同異帝遂不荅于是君臣寂然不言良久詔乃問卿何寂漠乃欲散有歸無勿得談不適懷遂息清辯奏曰古人當言而慨發言而愛是以古有不言之君世傳忘功之士所以息言表知非為不適詔曰至人無為未嘗不為知者不言未嘗不言亦有鸚鵡言而無用鳳凰不言成軌木有無任得存雁有不鳴致死卿今取捨若為自適又曰士有一言而知人有目擊而道存亦有觀色審情復有聽言辨德朕與卿言為日既久其間旨趣豈不略委卿可為朕記錄在所師陳令諸世人知朕意焉是則助朕何愧忠誠林曰佛法淪以暗嘗死中請帝情較執不遂所論辨論

雖明、終非本意、承長安廢教、後別立通道觀、其所學者、惟是老莊、好設虛談、通仲三教、冀因義、勢登明釋部、乃表鄴城義學沙門十人、並聰敏高明者、請預通道觀、上覽表、即曰、卿入通道觀、大好學、無不有至論、補已大、為利益、仍設食訖、曰、卿可裝束入關、眾人前御、至五月一日至長安延壽殿奉見、二十四日、帝往雲陽宮、至六月一日、帝崩、天元登祚、在同州、至九月十三日、長宗伯岐公奏、詔帝允許之、曰、佛理弘大、道極幽微、興施有則、法須研究、如此屢奏、恐有稽遲、遂奏曰、臣本中事、止為興法、數啟慇懃、惟願早行、今聖上允可、議曹奏決、上下含和、定無異趣、一日頒行天下、稱慶、臣何敢言、至大成元年正月十五日、詔曰、弘建玄風、三寶尊重、特宜修敬、法化弘廣、理可歸崇、其舊沙門中德行清高者七人、在正武殿西安置行道、二月二十六日、改元大象、又敕佛法弘大、千古共崇、豈有沈隱、捨而不行、自今已後、王公已下、并及黎庶、並宜修事、知朕

意焉即于其日殿嚴尊像具修虔敬于是佛道二眾各詮一大德令昇法座敷揚妙典遂使人懷無畏伸吐微言佛理汪洋沖深莫測道宗深泊清淺可知推鋭席中王公咸賞至四月二十八日下詔曰佛義幽深神奇弘大必廣開化儀通其修行崇奉之徒依經自檢遵道之人勿須翦髮毀形已乖大道宜可存鬚髮嚴服以進高趣今選舊沙門中懿德貞潔學業沖博名實灼然聲望可嘉者一百二十人在陟岵寺為國行道擬欲供給資須四事無乏其民間禪誦一無有礙唯京師及洛陽各立一寺自餘州郡猶未通許周大象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任道林法師在同州衛道虔宅修述其事呈上內史沛公宇文澤親覽小內史臨涇公宇文弘披讀掌禮上士拓拔行恭委錄都上士叱寇臣審覆 廣弘明集十

釋靜藹 大唐內典錄作彭藹

靜藹俗姓鄭滎陽人出家止瓦官寺後入關宣政元年捨身太

一山之別巖、

列偈題石壁（題云初欲血書本意不謂變爲白色卽是魔業不遂所以墨書）

諸有緣者、在家出家、若男若女、皆悉好住、於佛法中、莫生退轉、若退轉者、卽失善利、吾以三因緣、捨此身命、一見身多過、二不能護法、三欲速見佛、輒同古聖、列偈敘之、

無益之身、惡類人功、解形窮石、散體巖松、天人修羅、山神樹神、有求道者、觀我捨身、願令衆生、見我骸骨、煩惱大船、皆爲覆沒、願令衆生、聞我捨命、天耳成就、菩提究竟、願令衆生、憶念我時、具足念力、多聞總持、此報一罷、四大凋零、泉林迥絕、巖室無聲、普施禽獸、乃至蜫蟲、食肉飲血、善根內充、願我未來、速成善逝、身心自在、要相拔濟、此身不淨、底下屎囊、九孔常流、如漏隄塘、此身可惡、不可瞻觀、薄皮裹血、垢汙塗漫、此身臭穢、猶如死狗、六六合成、不從化有、觀此臭身、無常所囚、進退無免、會遭蟻螻、此身難保、有命必輸、

狐狼所噉，終成蟲蛆，天人男女，好醜貴賤，死火所燒，暫見如電，死法親人，怨中之怨，吾已爲讐，誓斷根源，此身無樂，毒蛇之篋，四大圍繞，百病交涉，有名苦聚，老病死藪，身心熱惱，多諸過咎，此身無我，已不自在，無實横計，凡夫所牢，久遠迷惑，妄到所使，喪失善根，畜生同死，棄捨百千，血乳成海，骨積太山，當來兼倍，未曾爲利，虛受勤苦，衆生無益，于法無補，忍痛捨施，功用無邊，誓不退轉，出離四淵，捨此穢形，願生淨土，一念花開，彌陀佛所，速見十方，諸佛賢聖，長辭三途，正道決定，報得五通，自在飛行，寶樹餐法，證大無生，法身自在，不斷三有，殄除魔道，護法爲首，十地滿足，神化無方，德備四勝，號稱法王，願捨此身已，早令身自在，法身自在已，在在諸趣中，隨有利益處，護法救衆生，又復業應盡，有爲法皆然，三界皆無常，時來不自在，他殺及自死，終歸如是處，智者所不樂，應當如是思，衆緣既運湊，業盡于今時，續高僧傳 案此頌四言至法王後並五言法苑珠林後作四言云

剛捨此身早合得迦法身自在在諸趣中隨有利處護法救終後

業應盡有爲皆然三界無常來不由己他殺及死終歸如是智者

不樂應當是思衆

緣既湊業盡今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周文卷二十四終